

鳳還巢

孔另境

孔另境主編
劇本叢刊
第四集

世界書局印行



1500

鳳
還
巢

三
幕
劇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四集
鳳還巢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孔 另 境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所 版
有 權
翻 不
印 准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第一幕

原书空白

景——鄧維嘉宅之客廳。陳設的傢具非常精緻，但彷彿因為忙碌的緣故，佈置得很混亂。廳左牆後段，有門和窗對着園中，稍前有雙合門兩扇，通入臥室。

廳右牆的後段，有門通入寫字間，稍前有雙合門兩扇，通入走廊；這雙合門就是廳門。

這是一個陰天，稀薄的光線從關閉了的百葉窗縫中滲入，廳中光線暗淡。幕啓時，男僕阿升在一隻沙發上打盹。其後維嘉從外面進來，覺得光線太暗，於是把牆壁上的電燈開關一掀，頓時全室生光，但見阿升兀自在打盹，維嘉覺得無可奈何地，把自己疲乏的身子往一張單人沙發裏一倒，望望這四周零亂的情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維嘉（獨白）這是誰的錯處呢？我還是她？（停頓，作思索狀）我怕大家有不對的地方——可是——

提出分居的却不是我是……她！（停頓，大一點發聲）現在，誰的痛苦大，當然是我！我不能再在這兒耽下去了！再孤鬼兒似住在這兒，叫這蠢貨（指阿升）和我作伴，我一定發瘋的！（更大聲）是的，我一定得發瘋！（這大聲把阿升唬了醒來。睜眼一看，見主人已經坐在面前，連忙翻身起來，不好意思地走到

主人面前——）

阿升 少爺，小的不應該！

（維嘉沒有理睬他）

阿升 少爺，要預備晚飯麼？

維嘉 晚飯？不忙——不忙。你先把我的拖鞋拿來，再去放一盆水，讓我洗個澡。

阿升 是，少爺。（下）

維嘉 （獨白）今晚一定得應柔莉的約，要不然，她準得生我的氣啦！（停頓）好，進去，進去！

（阿升拿拖鞋上）

維嘉 （一面換鞋，一面問阿升）阿升，今天下午有誰來過沒有？

阿升 有許多不重要的主顧來過。

維嘉 啊，你給他們說明白了沒有？

阿升 是的，少爺……我給他們說明白的，他們都會再來的。

維嘉 很好，還有呢？——比如說，電話有幾個？

阿升 電話？（作思索狀）有——沒有——有有。

維嘉 究竟有，還是沒有？是誰打給我的？

阿升 是……歐陽小姐。

維嘉 她怎麼說？

阿升 她說少爺一回來，要您就打個電話過去——別的沒有說什麼。

維嘉 唔，好吧。還有誰的電話呢？

阿升 沒有……沒有了。

維嘉 好，你快給我放放水，放好水，去把我的那套藏青西裝檢出來。

阿升 是，少爺。(下)

維嘉 (過去打電話) 喂，你是誰……是茉莉麼……怎麼？你剛才打過電話來……對不起，對不起，我

今天一切撇開，準七時到你那裏……唉，不要生氣，一切都是我不對，停一會兒給你賠罪……好，

好……一準……再見。

(阿升上)

阿升 少爺，水給放好啦。

維嘉 好，你把衣服去拿來。

(維嘉下。阿升把主人的衣服鞋子等稍整，預備下，電話鈴聲忽作。)

阿升 (接電話) 是的！我們是鄧家，你找誰……找你們少爺……不不，找我們少爺……他在……你

是誰……姓尹……什麼？您是……您是……少奶奶……您找少爺聽電話……他在……洗澡

……不必要少爺來聽……什麼……少奶奶要上這兒來……即刻就來……好吧，我告訴少爺……好……好……

阿升（獨白）這纔是怪事！少奶奶會上這兒來找少爺？這又爲點什麼事……嘻嘻……準是少奶奶

過不慣寂寞，還是要回到少爺這兒來……那倒是件好事……這個家是得由少奶奶來治一治纔像個樣兒，要不然呀……我得趕快去告訴少爺（匆匆向浴室去）

維嘉（披着浴衣出來，阿升隨着）什麼？阿升，你說少奶奶要上這兒來找我？

阿升 是的，少爺，一點不錯。

維嘉 你準沒有聽錯麼？

阿升 一個字也沒有聽錯，而且馬上就要來！

維嘉 什麼？馬上就來？我不是就要出去麼？

阿升 小的知道，可是小的不能對少奶奶這麼說！

維嘉 是的，是的，你不能說。（作思索狀）停一會，少奶奶來了，你得見機行事，頂要緊，少開幾句口，別胡

說八道！

阿升 小的知道。——少爺，我去給你拿衣服。可是，少爺，照小的想，今晚上，少爺怕出去不成啦！

維嘉 我要你別瞎說八道，你偏偏歡喜瞎說，你怎麼知道我去不成？

阿升 少奶奶來了，總爲了些什麼吧？

維嘉 唔，這倒不錯，總爲了些什麼纔來的。你猜她爲了些什麼？

阿升 小的猜不出……也許……也許……

維嘉 你說，你不妨猜猜看。

阿升 小的怕少奶奶過不慣一個人的生活，又想……

維嘉 你別瞎猜，她不是這樣隨便的人。

阿升 要不是爲了這，那麼小的就猜不透啦！

維嘉 我當真也猜不透。（疲乏狀）呀，我真累死啦！

阿升 少爺，您可以輪一忽，養養神。

維嘉 我真想睏一覺，要是她來了，你叫醒我！

阿升 知道。

（維嘉就在沙發裏打起盹來，阿升輕手輕腳地離去。台上沉靜片刻。阿升忽忽上，推醒維嘉。）

阿升 少爺，少奶奶來啦！

（維嘉睜開睡眼，尹露茜已走進來。露茜面貌較好，神情瀟灑，初見維嘉，似含羞澀之態。）

阿升 少奶奶，您來了，請坐吧。

露茜 (望望維嘉,又轉向阿升) 阿升,你別和我這麼客氣。維嘉,你這一向好吧?

維嘉 露茜,我很好,您好吧?

露茜 我好得很。

維嘉 我們好久不見啦!

露茜 是的,我們自從分居以來,一直沒有見過。

維嘉 怕有一年了吧?

露茜 一年?我怕不止一點吧?我們是去年二月分開的,到現在已經近一年半啦。

維嘉 是的,近來我的記性壞透啦。

露茜 我知道您很忙,今天來打攪您,我是有着很正經的緣故。

維嘉 那當然的,很緊急麼?

露茜 至多,也不過是正經的罷了,可別害怕。

維嘉 我沒有害怕什麼呀!只要您吩咐,我一定遵命辦理。——並且,我能聽見您,真叫我歡喜。

露茜 不對,維嘉,別歡喜吧,我們兩人,誰也不能使誰歡喜,這種不相干的口氣,在我們倆中間,是使用

不上去的……

維嘉 好的。

露茜 您許我坐麼？

維嘉 哦，對不起，請坐。

露茜 謝謝。

維嘉 您一切都稱心麼？

露茜 一切稱心如意，謝謝你。我瞧見阿升還在這兒當差，很覺滿意，他是一個很不差氣的人。

維嘉 是的。在您身邊，也還留着尤媽麼？

露茜 是的，一直還在我身邊，我最不愛改換我的習慣。這是您知道的。

維嘉 我知道。這也是一個很不差的人呀！

露茜 是的，她服侍我很好，這一年多的時間，要是沒有她在我身邊，我真不知道怎樣過得下來。

維嘉 可是這裏的阿升却沒有尤媽那樣好，又笨又懶，你看他把這個客廳弄成這一副模樣！

阿升 少爺，這也不能怪我。少奶奶，您說是不是？

維嘉 那末怪誰？

露茜 阿升，你倒說說看。

阿升 小的說，這全是少奶奶不在這兒的緣故，要是少奶奶住在這兒，少爺也不會整天不在家裏了，

小的自然更不敢偷懶啦！

露茜 阿升，你還說這些不相干的話幹嗎？

維嘉 你這蠢貨，要你在這裏多些什麼嘴，快進去給我浴室收拾清楚。

阿升 是。(下)

露茜 我請你原諒我，您大概將要出去；您能夠給我五分鐘的時間麼？

維嘉 請您吩咐我吧。我能夠給您甚麼幫助呢？

露茜 維嘉，我問您，您從來不曾扮過戲麼？

維嘉 這是甚麼意思？

露茜 別裝傻，請您答復我吧。

維嘉 在學校裏的時候，也曾扮過戲。

露茜 不錯。這一來我可以乾脆告訴您了：明天，您還得扮一回，可是，您扮的那個腳色，却是有些麻煩的。

維嘉 麻煩麼？

露茜 您必須又慎重，又精細地去扮；我可以再加上一句：就是拿您的全身的本事去扮，也還不算多。

維嘉 我沒有這本事。

露茜 您別看輕自己的價值；我是知道您的本事的，您有隨意表演的天分。

維嘉 露茜，您何必這樣挖苦我。

露茜 我又何必挖苦您，我這次是特地來要求您的幫助的。

維嘉 難道要我扮戲就是給您幫助麼？

露茜 您猜得一點也不錯。

維嘉 那末這扮戲總有對手吧？

露茜 自然有的。

維嘉 是誰？

露茜 我。

維嘉 獨自一個兒麼？

露茜 獨自一個兒。

維嘉 那麼，這場戲我可以放心了；我知道您的手段。

露茜 您知道我裝腔弄鬼的技術麼？

維嘉 我知道您很有一點扮戲的技術。

露茜 要是您能信任我，那就好了，一定能給看戲的人高興的了不得。

維嘉 誰是看戲的人呢？

露茜 看戲的人有好幾個，但主要的却只有一個人。

維嘉 是誰？

露茜 我要言歸正傳了；您可不是一直和我的父親通信麼？

維嘉 是的，我每半月和他通信一次，這是大家約好了的；他從來不會疑心過。

露茜 并且您轉給我的那些信，我都收到，這個我很滿意。

維嘉 這是很自然的事。

露茜 您多久以前會接到過他的信？

維嘉 大概怕要近一個月了。

露茜 我新近却接到他一份電報，也是由您這裏轉來的。

維嘉 他老人家沒有生病麼？

露茜 他也許明兒就要到這兒來了。

維嘉 他是從北京來麼？

露茜 可不是！

維嘉 是特地來這兒麼？

露茜 不，他是要到漢口去，從這兒經過。

維嘉 這可糟了！

露茜 他是明天上午十點到上海。

維嘉 那怎麼辦呢？

露茜 這就是我特地來和您商量的緣故了。

維嘉 您的意思怎麼辦呢？

露茜 我們兩人應當聚在一塊兒，您懂麼？

維嘉 這……這真是意外。

露茜 你別耽心！您要知道從我們這一方面想雖是一種意外，但是在那一方面，却成爲一種愉快。

維嘉 自然……但是令尊平日是不大出門的。

露茜 您別誤會吧，請相信我，因爲他就要到了，他是爲着自家的事務，要到漢口去走一趟，特地繞一

個小灣子來看……

維嘉 看他的女兒麼？

露茜 他說也要看他的女婿。

維嘉 這是一樁禍祟！

露茜 這當真是一樁麻煩的事。

維嘉 您說得一點不錯。

露茜 應當找一個醫治的方子。

維嘉 我簡直看不到。

露茜 您看得很清楚。

維嘉 老實說句話，我看不到，您比我靈敏多了。

露茜 我笨得多。

維嘉 唔，不會。

露茜 誰說，您想得太遠了。聽吧，無論怎樣，我不願我的父親知道這件事的真相。

維嘉 那個悲慘的真相。

露茜 多一個形容詞，也一樣沒用，我不能抵抗實在的情形，同時我又不願意他老人家知道真相，即

使一些猜測，我也不願意有，您知道麼？

維嘉 糟透啦！

露茜 他並不會知道我們分開住着。

維嘉 是的。

露茜 他以為這個家庭依然好好兒……

維嘉 是的。

露茜 所以，自然就應該他眼前有這個家庭。

維嘉 表面上麼？

露茜 完全表面上。

維嘉 對不住，這是甚麼意思呢？

露茜 這不是很明瞭麼？我不願意因為我的過錯，使我父親覺得自家沒有福氣。

維嘉 因為我的過錯。

露茜 這是不關重要的。我們沒有權柄，使我們過錯所生的壞結果歸他承受；您想想，當初我們是怎樣哀求他承認我們的婚姻，我們並且想好了逃走的計劃，後來好不容易獲得他勉強的允許，我們纔正式結了婚。現在如果讓他知道了這件事的真相；我們因為意見的不合，已經實行分居了，您想，他老人家會多麼的痛心哩！一年來，因為我們的仔細，總算一直把這真實情形瞞住了他，現在他却要來了，他要來看看他的女婿和女兒怎樣美滿的生活着，要是他所見的情景和他老人家的理想恰恰相反，以他的年歲和病體，還能受得住麼？所以，我們非極力躲避這禍祟不可，並且要靠您的幫助。

維嘉 這……我還不大明白！

露茜 我的意思：在他老人家到這兒的那一天，我們應當使他覺得我們仍舊是和他分手時候一樣；

並且無論說話和態度，都要能夠不把實在情形向他洩漏才好……這是我們應當做的事！（稍停）您贊成我的意思麼？（維嘉若有所思，默然不答，露茜略現不耐）您贊成我的意思麼？

維嘉 呀，天……

露茜 這是一樁慈善事業，您難道不願意做麼？

維嘉 唉……（稍停）虧您想得這樣巧妙！

露茜 甚麼？

維嘉 這就是您所說的那齣戲吧？真是一齣極妙的喜劇！——然而倘若令尊不來呢？

露茜 我不懂您這話的用意。

維嘉 這……也許這是您的理想。

露茜 但是，朋友，您還不會想到，他老人家偏偏快來了。（她取出一件電報）請您拿去看吧，您識得字麼？（接電報看看）我想錯了！這是真的。

露茜 還是從您這兒轉給我的，我可不用再向您爭論了吧。

維嘉 這真見鬼！

露茜 您剛纔不相信這件事情麼？

維嘉 是的，有一點兒，這是實話。

露茜 這就是您不信任人家的老脾氣；您以為我造出這段謠言，藉此來會您麼？
維嘉 這……

露茜 一定這樣想過多有趣！請放心吧，這並不成問題的。

維嘉 我有點懊悔。

露茜 不見得吧。

維嘉 有的！

露茜 我看到底沒有！

維嘉 好吧，這也不必去爭論了。父親不是要明天纔到麼？

露茜 但是我們現在就得開始準備。

維嘉 我怕總有些旁的困難。

露茜 甚麼困難？

維嘉 做起來總有些困難。

露茜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成就。

維嘉 您不怕障礙麼？

露茜 甚麼障礙？

維嘉 就是那些男女用人。

露茜 阿升和尤媽都歸我去招呼。這兩個人，我父親都認識；另外的那些用人都不用去擔心。

維嘉 倘若冇嚕嚕的人跑了來呢？

露茜 您不妨將您的大門關住一天，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維嘉 一定會發生。

露茜 你說說看。

維嘉 比如我們同到車站去迎接令尊，倘若給人遇見呢？

露茜 這是萬一的事，好吧，您既怕有人碰到出岔子，還是由我一個人去迎接也可以。

維嘉 這不就有些不自然了麼？

露茜 我可以說您有重要主顧，脫不出身。

維嘉 那也行。可是，他老人家要在這兒耽一整天，您不怕他發現這屋子帶着單身漢住的神情麼？

露茜 只要我一來，這屋子就沒有單身漢子居住的神情了；我就來整理，甚麼我都想到了，我的朋友，

請您放一萬個心吧。可是我要問您，我們從前的臥房，您搬動過麼？

維嘉 一點也沒有……甚麼都和您離開時候一樣。可是那裏灰塵很多，一切傢具的上面都罩着一

條厚厚的灰毯了。自從那時起，我從不會睡過那屋子，而且我不許用人們去收拾。

露茜 這是從感情上來的麼？

維嘉 這是一種保持潔淨的意思。百葉窗都關了，那屋子像死了似的。……我早就在寫字間裏，安置了一隻便榻。

露茜 您可以相信我們這齣戲，是很容易的。我們要裝出很親熱的樣子，彼此都要裝出情投意合。您不覺得這是很好玩的麼？

維嘉 誰說不覺得。

露茜 真是料不到的。

維嘉 完全料不到。我是很怕演起來不夠熟練。

露茜 這是很容易的，我們只要回憶到新婚第一年的那些紀念和情形就得了。

維嘉 恐怕有點費事。

露茜 重要的就在這裏。維嘉，拿出一點勇氣來吧！您叫我怎樣辦呢，這是一粒非吞不可的丸藥！

維嘉 是的。（稍停）好，我們吞了牠就得了！

露茜 那麼您答應了麼？

維嘉 天呀，非如此不可。

露茜 我給您道謝。

維嘉 我的性格您都知道，這是我應當替您盡的最輕的義務。

（大家都沉默一刻）

露茜 我只担心您明天的時間，已經給人約去了。

維嘉 簡直沒有，並且這也不要緊。

露茜 真的麼？

維嘉 真的

露茜 這樣我更感謝你！

維嘉 請您千萬放心。

露茜 我知道。然而倘因了我這樣一個外人以致疎忽了您和朋友們的應酬，我却實在不情願。

維嘉 唔，這話我不大明白。

露茜 我可以換一個名詞，我說：爲我這樣一個不足輕重的人。

維嘉 這還是太過份了。

露茜 我也不能再說旁的了。

維嘉 得，這樣也行。總之這事情雖說多半爲您，但和我也大有關係，所以即使盡我的全副力量來幹，

也不算過份的。

露茜 那麼，決定幹麼？

維嘉 決定幹。

露茜 我們既然商議妥當，您准我向尤媽打一個電話麼？應該把我上戲場的必需物件給我拿來，因為我是非要裝出居住在這所房子裏不可的。

維嘉 對得很！您去打電話就是了！我麼，我要去吩咐阿升把衣服穿整齊起來。

露茜 維嘉，我爸爸是得明天十點纔到這裏，所以現在您是不必過分講究的。

維嘉 不，露茜，因為我是要……

露茜 噢，我明白了，您今晚還有約會。

維嘉 （不自然地）是的，一個不重要的約會，倘使您要我留在這裏，那我就可以不出去。

露茜 不，決不，我一點也沒有要留住您的意思，您儘管做您的事，如同我不在這裏一樣。

維嘉 這不是要使我很不安麼？留您一個人在這裏。

露茜 您又來了：您知道我這次來這裏是爲着十分必要的緣故，纔不得不來打擾您，所以您倘能記住這一點，就請您勿再說這些超出這個必要的範圍的話，這對您對我都是有好處的。

維嘉 唉，好，那麼我決定準備出去了。

露茜 請自便。(她走近小圓桌，拿起電話聽筒)喂，你是……是的，是我；你立刻到我對你說過的地方來吧……怎麼對呀……您把我預備好了的東西一起帶來！聽清楚麼？千萬愈快愈好，坐我們自己的車子來，我在這兒等你，你一分鐘也不要耽擱……好……(放下話筒)

阿升 (從廳門上) 少爺，您叫我麼？

維嘉 你把我的衣服拿來！

阿升 不是早給您拿來了麼？

維嘉 哦，好吧，你給我拿到寫字間去。

阿升 是。

維嘉 阿升等一會兒，你便聽少奶奶的吩咐。

露茜 維嘉，您爲什麼還喜歡用這種不相稱的稱呼？

維嘉 唔……

阿升 (彷彿不明白似的) 那麼，少奶奶……

露茜 好吧，此刻不妨再用一下，可是這時間是夠短的了！

阿升 什麼？少奶奶。

維嘉 阿升，你用不着考究所以然，你可以只聽少奶奶的吩咐，我們要扮一齣戲。

阿升 扮戲給那個人看？

露茜 給那一個看呵，給我的父親看。

阿升 給尹老爺看麼？老爺會上這兒來麼？

露茜 是的。

阿升 哦，我真高興。

維嘉 他老人家明天來，並且要一整天在這兒耽着。

阿升 這好極啦。

露茜 你也歡迎他老人家來麼？

阿升 可不是！我一直在惦記他老人家。尹老爺是我的舊東家，由於他老人家的推荐，我纔被送到這兒來當差，在少爺沒有認識他以前，我早就認識他老人家了。

露茜 你這話不錯。

維嘉 阿升，來，跟我進去，幫我換吧。

（兩人隨出，門帶上）

維嘉 （從門中傳出聲音）露茜，您當真不要我幫您什麼嗎？

露茜 您快換衣服吧，您已經誤了鐘點啦！

（露茜一人在廳中，望望四周，好像在計劃怎樣開始整理這零亂的客廳。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她瞧着話機，似不便過去接聽。歇了一會，鈴聲又作。）

露茜 難道沒有人聽見麼？……不錯，也許是尤媽打來的。（她走到機前，拿起話筒）喂……是的……是

這兒……我不知道……我去瞧瞧……您是那一位……歐陽茉莉小姐。（略露驚態，隨即復常）行，

……不是，我不是他的女書記……不是不是，告訴您，我不是他的女書記……是……您等一等。

（她遲疑一會，便叫）維嘉！

（維嘉尚未穿好，從門裏探出頭來）

露茜 有人找您說句機密話，接住聽筒吧。

（維嘉接話筒）

維嘉 謝謝您……喂！（他一聽見話筒裏的聲音，不覺滿面緋紅，彷彿一個孩子被人打破自己的錯處似的，他簡

直尋不出適當的字句去答復聽筒裏的話，他的眼光從攔電話機的小圓桌，照到樓板，又從話筒照到露茜，他除了「是的」……「是的」……「那麼是的」之外，甚麼答復也找不着。等到把話機攔好，纔發現自己連長褲

也沒有穿）我簡直……

露茜 夠了，還是請去換衣服吧。

維嘉 是的，謝謝您。（稍停）您剛纔說您是我的女書記麼？

露茜 我說我不是的。

維嘉 (神情支吾) 對呀。您……不怕冷麼？

露茜 我爲甚麼怕冷？

維嘉 今天天氣不大好，而且這客廳……我覺得您也許會怕冷的。喂，阿升，你把這壁爐點着起來。

阿升 (從寫字間出來) 是的，少爺。

維嘉 現在讓你給少奶奶做事。

(他仍退入寫字間)

露茜 (向阿升) 你去把我臥房裏的百葉窗打開，放點新空氣進去。

(阿升走入臥房。露茜獨自整理瓶內的花枝。阿升從臥房出來)

阿升 (自語地) 這纔好，我真開心。

(露茜彷彿沒有聽見；她將鋼琴打開，用手指在那些灰塵撲撲的鍵上按一遍。)

露茜 歌譜到那兒去了？

阿升 在那小櫃裏面。(他便從小櫃裏取出一捲歌譜。)

露茜 (她將歌譜放在琴上邊，轉身來望望掛着的時鐘) 哦，現在幾點鐘了？唉！這隻鐘停了……這是甚麼

道理？

阿升 我們沒有開牠。

露茜 爲甚麼不去開牠？

阿升 我們忘記了，少奶奶。

露茜 這個太不像話了……你應當去開牠，並且將牠對準。（門外有人拉鈴）哦，有人拉鈴，大概尤媽來啦。阿升，你去看看，要是尤媽，就放她進來。

阿升 是（退出）

（露茜同時向臥房走入）

阿升 （帶了尤媽進來。先在書房門口向維嘉報告）尤媽來了。（再向臥房門口向露茜報告）少奶奶，果然是尤媽來啦（他又走向剛進來的尤媽身邊，輕輕地說）我從前對你說過，他們結果仍舊是商量得妥當的！

尤媽 （也輕輕地說）我看不見得吧！

露茜 （從臥房出來）尤媽，你來了麼？你可把我預備好的東西都帶來了麼？

尤媽 是的，少奶奶。

露茜 阿升，你來幫助尤媽一下子，我們要把這一切都佈置妥當。（她打開包裹，拿出許多零碎的女人用的東西，同時還有一大束花）阿升，你把那小桌子搬過來。放到那個角子上去。

阿升 是。

露茜 現在我們有三個人，我們先得把鋼琴移動一點位置，使得光線可以照着歌譜……留心點……

……你們嫌牠太重麼？

阿升 不重。

露茜 尤媽，你把這些花插在那大瓶子裏……好……再插一點到這邊小花瓶裏來。（她來來往往把

那些椅子移動）這件放得不合式……電話機簡直像是廳裏邊的點將台……應該搬過去一點兒……正是這樣……還有……唉，把這小茶几放到沙發傍邊來……阿升，你多笨，把這個廳堂佈置得完全不合式。

阿升 少奶奶，誰也沒有佈置過客廳，什麼東西都不過隨便放放，也沒有人去想過放得合式不合式。少爺從來不告訴我，這東西應該放在那裏，像這只鋼琴，從少奶奶走出這裏以來，誰也沒會去碰牠過一下，今天少奶奶一回來，纔讓牠見見天日。

露茜 阿升，我問你先頭你向少爺說我要來了的時候，他沒有一點思索的神情麼？

阿升 沒有，少奶奶。

露茜 他不驚訝麼？

阿升 沒有，少奶奶。

露茜 他說了些甚麼話？

阿升 他甚麼也沒有說。

露茜 好吧，你去把鋼琴仔細揩拭一下……這樣一搬動，居然清爽一點，雖然不能合於理想，究竟有點進步……我坐的圍椅，應當靠住我的桌子……來，把這座雕刻的人像拿開，擺在那小圓桌上吧……很對，那隻檯燈呢？

阿升 檯燈？

露茜 那隻很有趣的小檯燈，我很歡喜牠的，牠在那兒呢？

阿升 哦，那隻綠色的檯燈！牠擺在壁爐的擱几上呀！

露茜 哎呀……這座擱几，簡直像一座舊貨攤子！誰把牠堆成這樣？

（阿升把檯燈放在鋼琴上邊，把燈頭插入壁內，此燈立時發光。）

露茜 唉！這才算對勁！

尤媽 這真合適！少奶奶，我們拿來的東西，擺在那兒？

露茜 香水的噴瓶……許多書籍……讓我瞧瞧你替我拿些什麼書來？（拿書瞧着）紅樓夢，鏡花緣……尤媽，你怎麼替我拿些這種書來？

尤媽 我是在少奶奶牀前的小几上隨手拿的，我也不曉得牠們是些甚麼書。

露茜 喔，還有「結婚的愛」還有「三十歲的婦人」這些書多麼不合適！

尤媽 少奶奶，這些要不得麼？

露茜 書到都是好書，可是……噢，還有「離婚」這不成，這太……

尤媽 少奶奶的意思……

露茜 萬一被我父親看見的話……

尤媽 請少奶奶……

露茜 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去把牠們放在臥房裏。

阿升 少奶奶，小的以為還不如去鎖在衣櫥裏吧。

露茜 這是爲什麼？

阿升 小的以為也不給少爺看見最好。

露茜 我把牠們放在臥房裏，少爺怎麼能瞧見？

阿升 (驚奇地) 這……小的……

露茜 好吧，不用說這種廢話啦！這屋子彷彿有點霉味，讓我來噴一點香水吧。(向四處噴香水)得了，居

然氣味好聞一點。好聞一點了。(然後她走到穿衣鏡跟前，理理頭髮，敷敷粉，擦一擦嘴脣，然後坐到鋼琴旁邊，望望這廳的四周，覺得很滿意。正在這時，維嘉從書房出來，已經穿着整齊，他剛到門口，便站着不動，彷彿獵狗

尋嗅野味似的，他嗅着露茜的香水味兒，便把從前身上的紀念都提起，並且出神地仔細審察這氣象一新的
 露茜）

維嘉 啊哈！了不得，露茜，您真能幹……您一來，這一切都變過來了！

露茜 我只是稍稍整理了一下。

維嘉 已經好極了。這香水氣味，我尤其滿意！

露茜 您不討厭麼？我真要感謝您。

維嘉 我一聞到這味道，我彷彿重回到從前的境界裏來了。

露茜 那是不可能的，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可是我的怪脾氣，是不願意隨便改換我的習慣。

維嘉 您是指這香水麼？

露茜 正是。這香水也還是從前用慣的那一種，您難道聞不出來麼？

維嘉 聞得出，聞得出，我進門時一接觸我的嗅覺，我就知道您還是一直用着那一種香水。

露茜 您的記性真不壞。

維嘉 什麼我都記住在心裏，可是……

露茜 （打斷維嘉的話）維嘉，時候不早了，您要誤了鐘點啦！

維嘉 我就走。（走了幾步）阿升，你過來。

阿升 少爺，做什麼？

維嘉 阿升，倘若有人找我，誰也不會。

阿升 知道了，少爺。

維嘉 誰也不會！（向露茜）我走了。

露茜 快走啦，別人要等得不耐煩了。

維嘉 再會，露茜。

露茜 再會，明天十點鐘。早一點更好。

維嘉 是的。是的……（出）

露茜 （對阿升、尤媽）我們從這時開始，非說謊不可！

阿升 對呀，少奶奶。

尤媽 少奶奶，老爺又沒會到，太早了一點啦？

露茜 不，不早，我們要先練練，練成一種習慣。

阿升 少奶奶，這是一種孝順的說謊，我很贊成。

露茜 可是，最要緊，是……

（維嘉突又從門外回來，立在進門口，露茜泰安自若地瞧着他，他覺得有些不自然，最後還是決然地說話。）

維嘉 露茜，我覺得有些後悔。

露茜 (陡然立起，凜然地) 維嘉，我請您不必說這些話！

維嘉 (決然地說下去) 我有些後悔，像這樣把您獨自留在這兒，我却徹夜不歸。

露茜 (神色漸和緩) 噢，原來是這意思，我謝謝您的關心，但請您不必再說這些話。

維嘉 您這樣偶而來一綫，我應得給您做伴。

露茜 維嘉，請您千萬不用孩子氣……我到這兒來，既然不是爲我的樂意，也不是爲您；這囉囉，您是

用不着的，請您快些走開吧！

維嘉 您獨自一個人吃夜飯麼？

露茜 自然，我回頭獨自一個人吃夜飯……這並不是新聞呀，我獨自一個人吃夜飯到現在已經有

一年多了，有伴兒我到覺得討厭，再說，要有伴的話，我還有尤媽。

維嘉 但是……

露茜 您別弄錯了意思！我是不會留在這兒吃夜飯，我有我的住宅，我的廚房，我的……

維嘉 那麼我想錯了！

露茜 您難道猜想我會在這兒過夜麼？

維嘉 幸而……

露茜 您簡直糊塗透啦！我早告訴您：我們是要表現一齣戲呀！請您不要忘記了這點纔好！

維嘉 那末……

露茜 等一會我就回到自家住宅去，明天早晨再到這兒來，這就得啦！明天我還會帶了廚役來，您我和我的父親，我們三人同在這兒吃午飯，吃夜飯，這——您明白麼？

維嘉 倘若令尊要在這兒住一夜呢？

露茜 這是不大會有的事，即使他老人家要在這兒多住一天，難道您沒有一間屋子給他用麼？

維嘉 有，有，我們不是有一間客房麼？

露茜 那就成啦。我可以仍住在那間臥房裏，至於您……總之，這是不大會有的事。維嘉，再會吧，他是明天十點鐘可到，您可別忘記了。請您好好兒出去吧。

維嘉 謝謝您……那麼……就是這樣……好，再見。

露茜 好，再見。

(維嘉下。關門聲，汽車喇叭聲。阿升入。)

阿升 少奶奶……

露茜 有什麼事？

阿升 少奶奶，夜飯就開到這兒來麼？

露茜 不，我不吃夜飯。

阿升 少奶奶，您猜想我現在多麼快活。我見您一來，和從前一樣，有說有笑，使得這間房子都有了生氣。……倘若……

露茜 阿升，你真待我好，使我很感動，可是……我沒有功夫再多說，你去叫尤媽把我的大衣拿來。

阿升 但是，少奶奶……

露茜 我不在這兒吃夜飯，明天一早我就到這兒來，你得把各處都揩擦一下。

（阿升覺得很傷心似的。這時門鈴震動，阿升匆匆下。一會，聽見過道上有談話聲。）

阿升 （上）少奶奶，老爺到了！

露茜 （一驚）什麼爸爸！

阿升 對呀，爸爸……哦，我說錯了，是老爺！

露茜 唉！我的天！

（尹崧甫上。尹年已古稀，神態奕奕，一手持一拐杖，一手拎一小皮包。露茜一見，受了兩層的感動，於是一直搶上去。）

露茜 （咽聲）爸爸！（抱住她父親）

崧甫 露茜，我的露茜！（摟住他女兒）

露茜 我的老年爸爸……

崧甫 我的小女孩兒！……（重新又摟住一回）

露茜（仔細看她的父親）讓我仔細瞧瞧您……爸爸，您真是康健……只是稍稍蒼老了一點。

崧甫 你却完全和從前一樣，春風滿面……你真好。

露茜（拉住她父親）爸爸，我看見您，真高興！

崧甫（撫她）我也一樣。

露茜 爸，我們有多久不見了？

崧甫 讓我算算……哎呀，快近兩年啦！

露茜 真是爸爸，還是前年我和維嘉到北京去……

崧甫 真糊塗，我把我的小女孩都忘記啦……維嘉呢？怎麼我沒有見他？

露茜（有些窘態）他……他去參加一個公司的董事會了。

崧甫 怎麼他也做起買賣來了？

露茜 是……的他……

崧甫 他好麼？

露茜 他很好。

崧甫 他的律師生意忙麼？

露茜 忙……忙得很。

崧甫 你們的生活過得不錯吧？

露茜 過得很不錯。

崧甫 他又在辦一個什麼公司？

露茜 是……是……關於進出口的吧。

崧甫 唔。

露茜 爸的電報上不是說要明天才到麼？

崧甫 不錯，我原想明天到這裏，可是後來在南京少住了一天，所以就早到這裏一天啦。

露茜 爸沒有用過晚飯吧？

崧甫 嗯，吃是沒會吃過，你們吃了沒有？

露茜 我們也沒有吃過。

崧甫 等維嘉麼？

露茜 不，不是的，他今天開好會還有聚餐，是不回來吃夜飯的。

崧甫 啊哈，我的這位女婿真是一位幹才！

露茜 爸……

崧甫 你們有空房間麼？

露茜 自然，爸爸的臥房早已預備好了我領爸爸上去看看吧。

崧甫 不用，讓阿升來領我上去吧。

(阿升恰入)

崧甫 阿升，你還在這裏，我真高興。你一切都好麼？

阿升 老爺，我一切都很好。我能瞧見您老人家，我快活死啦！

崧甫 維嘉待你不錯吧？

阿升 少爺待我很好。——我是靠老爺的面子。

崧甫 別那麼客氣。——要是你不好，我會把你推荐给我的女婿麼！

阿升 老爺，夜飯不會用過吧？

崧甫 慢着。你來領我去瞧瞧臥室。

阿升 好，老爺。

崧甫 從那兒走麼？

阿升 是的，從那兒走。

露茜 爸，我也和您一起上去吧。

崧甫 不必，有阿升領着成了。

(他們從廳門下)

露茜 (喊) 尤媽！

尤媽 (上) 少奶奶。

露茜 我們現在要在這兒過夜啦！你趕緊回去把我的寢衣和一套明天穿的衣服以及一切梳洗用具拿來，千萬別誤事！並且把一切偷偷告訴阿升，要他留意，還要阿升等着大門，倘少爺一回來，就把這一切告訴他……千萬別誤事！

尤媽 不會，少奶奶請您放心！

露茜 並且把我的廚役喊來，要他今晚也住在這兒。

尤媽 是。

露茜 你還要去告訴這裏的其他用人，要他們別到這客廳裏來，別和老爺說話！

尤媽 知道。(匆匆下)

(崧甫和阿升同上)

崧甫 露茜，你真預備得好，我真像住在皇宮裏一樣了，其實爲着只住一個晚上……

露茜 怎麼？爸爸，難道您只能在這裏住一晚麼？

崧甫 是的，我明天下午兩點鐘就得上輪船，我已經打電報到漢口去了。

露茜 爸爸難道不記罷我們！

崧甫 傻孩子，十天之後我還是要回到上海來的。

露茜 唔。

崧甫 並且我還打算和你們同住半個月，你覺得好麼？

露茜 爸，我真開心。

崧甫 好，既然這樣說定，那末，此刻我和你一塊兒出去吧。

露茜 怎麼？爸爸不要在這兒吃飯麼？

崧甫 維嘉既然和他的朋友們在外邊吃飯，我們爲什麼要獸在家裏呢？我也可以和你一塊兒到外

邊去吃飯。

露茜 好，我聽爸的主意。

崧甫 你要預備什麼？

露茜 我什麼也不要預備。爸呢？

崧甫 我也什麼都是現成的。我們就走吧。

(和)

露茜 好，就走。可是到那裏去吃？

崧甫 這……反正總有地方。你喜歡那一家館子？

露茜 我想不起，隨爸的意思吧！

崧甫 那末，我們到車子裏再商量吧。來，好孩子，挽住你爸的臂膊，我們是多久沒有親熱過啦！（同下）

——幕下——

第
二
幕

原书空白

時間——第二天早晨

景——同前。

幕啓時，場中空無一人，掛鐘恰報十點，阿升從廳門上，手裏托着一色早點一杯茶，向維嘉的寫字間走去。

阿升 十點鐘啦！少爺還沒有回來，這怎麼辦呢！哎呀，我多糊塗，尹老爺不是住在樓上嗎？（轉身退回，又

瞧瞧鐘）唉，可不是正正十點麼？真正急死人！（他拿着點心進去）

（場上仍舊空的，一會兒尤媽從廳門上，手裏也托着一色點心和一杯茶，向露茜的臥室走去。）

尤媽 十點啦！他還不回來，真正要急死人啦！

（露茜穿着枕裝衣，恰從臥房出來。）

露茜 啊，尤媽，少爺一直沒有回來嗎？

尤媽 還沒有，小姐。

露茜 （露着焦急）唉！

尤媽 小姐不吃早點嗎？

露茜 (心不在焉) 不用……誰說攔在我臥房裏吧!

尤媽 是,小姐。

(尤媽把茶點送入臥房,房門仍然開着。)

露茜 我爸爸醒了麼?

尤媽 (在臥房裏回答) 我不知道,小姐。

(尤媽走出臥房,阿升也剛回出來。)

露茜 呵,阿升,是你!我的廚役來了麼?

阿升 剛才來的,少奶奶。

露茜 已經去預備午飯了麼?

阿升 我已經把少奶奶開的菜單交給他了。

露茜 好。這裏還存着酒麼?

阿升 不多。

露茜 怎樣,不多麼?

阿升 不多,並且那黃酒怕已經發酸啦。

露茜 你嚐過它嗎?

阿升 哦，不，我不會喝酒的。

露茜 那末你快去，叫人到酒店裏沽一點來！

阿升 您要黃酒，還是高粱？

露茜 兩種都要。

阿升 是。

露茜 每種都要送二斤。還有……這兒有雪茄烟麼？

阿升 大概總還有一些吧，我說不一定。

露茜 今天早晨，你彷彿在雲霧裏呀！什麼都糊糊塗塗的。雪茄烟倘使沒有了，快去預備一些，你知道

老爺是喜歡抽雪茄烟的。

阿升 是，我知道，少奶奶。

露茜 老爺已經起來了麼？

阿升 哦，是的，少奶奶，老爺已經用過早點啦！

露茜 少爺還沒有回來麼？

阿升 還沒有，少奶奶。（露茜聞之，甚爲焦灼）少奶奶，你着急就錯了，少爺在一兩秒鐘之內，一定會回來！

少爺還不知道尹老爺已經在這裏……

露茜 應當趕緊設法告訴他，你懂得嗎？

阿升 我可以給他打個電話……

露茜 打到那兒？

阿升 這……少奶奶可不去問牠，反正我總盡力找到少爺。

露茜 好吧，我不管，你可得快找！

阿升 是。

（露茜退入臥房，門關。尤媽亦下。）

阿升 （遲疑地走到電話機旁，隨後拿起話筒，撥了一個號碼）噲……您是……是的……這是緊急的事情

……謝謝……請你叫……（他向入門處慌張地瞧了一下）請你叫歐陽小姐聽電話……你是歐陽

小姐嗎？我是阿升……是的，我有一件要緊事情找少爺，並且……你說什麼……怎麼他不在那

兒嗎？我們少爺不在小姐府上嗎……啊，壞了！怎麼您整整等他一晚麼……是的，小姐，他昨天夜

晚和平常一般地出去……沒有，還沒有回來呀……那麼……您勿必着急……讓我到別處去

問問……是的，等少爺一回來，要他馬上打電話給您……決不會錯，請您放心……是……（掛

上話筒）我知道弄糟了！

（露茜尤媽同上。）

露茜 尤媽，你去把午膳用的銀檯面整出來，等一回要用！（向阿升）亦已經知會了少爺嗎？

阿升 已經知會！沒有知會！

露茜 到底已經，還是沒有？

阿升 是已經。

露茜 他在那兒？

阿升 他不在我找過的地方，那兒他沒有去。

露茜 那末，不是沒有麼？

阿升 是……是，是沒有。

露茜 阿升，我從前覺得你並不怎麼糊塗，今天看你却彷彿和從前不同啦！

阿升 是，少奶奶……小的也有些着急！

露茜 哦，原來你也在着急！你可知道我……

阿升 我知道少奶奶也在着急……

露茜 你知道他平常什麼時候回來？

阿升 沒有一定時候，不過回來總在這個時候回來。

露茜 他昨晚出去的時候，和你說了什麼麼？

阿升 沒有，少奶奶。

露茜 他一直沒有電話來麼？

阿升 沒有，少奶奶。

露茜 現在幾點鐘了？

阿升 （看看鐘）十點一刻。

露茜 這真氣壞人！說不定他簡直不回來！

阿升 少奶奶，你放心，他一定回來，不過差幾分鐘罷了。

露茜 昨晚不是說定要他十點鐘來麼？

阿升 請你別擔憂！

露茜 我怕這一輩子都要看不見他啦！

阿升 少奶奶，這……

（尹崧甫上）

崧甫 我的小女兒，你起的早。

露茜 爸爸，我也剛起來。爸昨晚睡的安穩麼？

崧甫 我麼？我睡的再安穩也沒有，簡直和傻子一般，一直睡到天亮。

露茜 爸可曾用過早點？

崧甫 用了，剛才阿升給我拿上樓來的，你呢？

露茜 我也吃過了。

崧甫 維嘉起來了沒有？

（露茜連聲咳嗽）

崧甫 我問你，維嘉起來沒有？

露茜 他回得很晚……

崧甫 時候不早了，我去叫他起來吧。

（他轉身向臥房走）

露茜 （很活潑地）不要這樣，爸爸。

崧甫 爲什麼？

露茜 （依然很活潑地）他已經醒了。

崧甫 那麼，這更好了，讓我去坐在床上和他講講。

（他又向臥室走了一兩步）

露茜 不要這樣，爸爸！……他正在……他正在澡盆裏……他正在洗澡呀！……這時只有十點鐘，您

知道嗎？

崧甫 你還以為早麼……好吧，（他坐下）讓他多洗一會，等一下我再見他。

露茜 那好極了。爸要看報麼？我叫阿升拿來給您。

崧甫 我不是特地到上海來看報的！我是特地來看看我的小女兒和女婿……前面就是你們的花

園麼？

露茜 正是，爸爸。

崧甫 怎麼我望過去彷彿一座沒會開關過的森林……這是上海花園的派頭嗎……你們用的怎

樣一個花匠？

露茜 是一個……剛從鄉下來的……他不大會整理。

崧甫 哦，原來這道理，怪不得我望過去像是鄉下的田地，不像一個花園……

露茜 以後我想更換一個。

崧甫 那也沒有關係……啊，那兒是維嘉的寫字間麼？

露茜 是的。

崧甫 我能夠去看看麼？

露茜（活潑地）不能，爸爸。他們正在打掃屋子，等會兒吧……

(崧甫打了一個噴嚏)

露茜 爸爸，您受涼啦，我去替你拿件馬褂來加加吧。

崧甫 好吧……唉，不用你去，讓我自己去拿。

露茜 爸加了衣服，請就下來吧，我們要預備吃午飯啦。

崧甫 唉，多有趣！你們的起身這麼遲，(他轉身預備退出)然而午飯却又吃的這麼早！

露茜 對呀！爸爸……

崧甫 好吧，讓我去添一件衣服再下來。和你們吃午飯。(下)

露茜 (獨白) 天天！我們怎麼辦呢？

尤媽 (入廳) 小姐，我把飯廳布置好了，你願意去看一看麼？

露茜 不用看了……唉！我的天！這結局一定不好！尤媽，你跟我到房間裏去收拾一下吧。

尤媽 是。

(她們同入臥房。場中空了一會，隨後走廊中發出一陣說話之聲，於是維嘉走進廳來，阿升在後跟着，接住維嘉脫下了衣和帽子。)

維嘉 他是昨晚到的嗎？

阿升 是的，少爺。

維嘉 一切都順利吧？

阿升 是的，少爺。

維嘉 少奶奶呢？

阿升 少奶奶嗎？她等您已經等得十分着急了！

維嘉 （注意地）唉！

阿升 還有歐陽小姐，她也……她還來過一次電話。

維嘉 （淡然地）唔！

阿升 她要我向您說，她昨晚等你一個整晚。

維嘉 我知道。

阿升 在電話裏，她彷彿有點不大樂意……

維嘉 是的，那麼少奶奶重新用了她的臥房麼？

阿升 是的，少爺。

維嘉 她問你要什麼東西麼？

阿升 她要的，小的都給她辦好了。

維嘉 很好，很好！她還說什麼來？

阿升 少奶奶說要是少爺還沒有轉來，這一輩子怕別想再見啦。

維嘉 這怎麼會！昨晚不是說好此刻回來麼？

阿升 可是少爺畢竟誤了一點點時候。

維嘉 這幾分鐘算得了什麼。阿升，午飯已經吩咐過了？

阿升 少奶奶早已吩咐過了。

維嘉 很好，很好，很好……你去把我那全套灰色衣褲清理出來。

阿升 那套舊的麼？

維嘉 不是，那套新的。

阿升 是，少爺。（他走向廳門）哦，我忘了，歐陽小姐請你給她去一個電話。

維嘉 我知道，你去吧。

（阿升下，維嘉一人立着，向廳中各處瞧了一轉，陡然發現露茜的一條花手帕放在沙發上，他便慢慢走向前去，拿着這手帕撫弄不已，彷彿有無限的樂意。之後，他漸漸向露茜的臥房走去，剛好觸到臥房的挽手，露茜已從臥房走出來。她已穿戴的很整齊了。）

露茜 您居然回來啦。

維嘉 （想過去握她的手，但又有些侷促不安之態，最後只得說——）是的，您……

露茜 我已經……有點着急啦！

維嘉 爲什麼要着急？

露茜 您不見我父親已經到了這兒了麼？

維嘉 您給我說過十點鐘，我不過只差了幾分鐘。

露茜 但他却是昨晚到的。

維嘉 這我那裏會想得到呢！

露茜 他是因爲在南京少停了一天，所以就提早到上海來了。

維嘉 原來這道理……（他拿了露茜的手帕嗅着）露茜，您這手帕真美，也真香。

露茜 維嘉，我請您別說這些不相干的話吧！現在頂要緊的，要您留在這兒。

維嘉 當然，我會一直留着，和他老人家作伴。

露茜 可是……可是……阿升已經告訴您麼？

維嘉 什麼？

露茜 就是您昨天是因爲開公司董事會……

維嘉 說到說過，可是……是什麼公司董事會？

露茜 是關於經營進出口的。

維嘉 好，準定如此。我想要問您，您昨晚在這裏睡的安穩麼？

露茜 這些您問牠幹麼……我是不得已纔……

維嘉 那麼，睡不着吧？

露茜 不，睡得很好。

維嘉 您的爸呢？

露茜 他也睡得很好。

維嘉 這我就放心了。他老人家一切都好嗎？

露茜 和從前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

維嘉 他老人家今晚就要走嗎？

露茜 幸虧是這樣！倘若這齣戲要延長兩天，我寧可把一切都招了。

維嘉 不一定吧？

露茜 爲什麼不一定，您以爲我當真樂意扮這戲麼？

維嘉 但是……

露茜 我求您，千萬不要留住他，他要走讓他走就得啦。

維嘉 我不開玩笑。

露茜 那就更好，我簡直不願開玩笑。

維嘉 可是您扮這齣戲，得用點哲學的頭腦。

露茜 這是什麼意思？

維嘉 我的意思，你得用點熱情來演，應得把做戲和真實生活打成一片。

露茜 您要我……

維嘉 我的意思，我們應該忘了在做戲，用點真實情感出來，否則這齣戲怕做不像，有漏洞……

露茜 這怕不容易。

維嘉 自然不容易。可是我們得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否則……

露茜 維嘉，您以為扮戲的人真會同情他所扮演的角色麼？

維嘉 我想應該如此。

露茜 可能嗎？

維嘉 自然可能，而且一定可能。

露茜 好吧，讓我試一試。

維嘉 您一定會成功的。

露茜 維嘉，您快些去換衣服吧。

維嘉 我就去。——可是我昨晚是在家裏睡嗎？

露茜 真是……一定得家裏睡！

維嘉 好好……

(他走入寫字間去。)

露茜 (獨白) 一定會成功？

阿升 (上) 自然一定會成功。

露茜 我又沒有跟你說話！

阿升 是的，少奶奶。

露茜 你手裏拿的什麼？

阿升 您叫我買的雪茄烟。

露茜 攔在那烟盒裏吧。午飯預備得差不多麼？

阿升 正在進行。

露茜 怎麼還不會弄舒服麼？

阿升 少奶奶，現在還不到十一點。

露茜 (望鐘) 不錯……我覺得有點頭疼呀！這裏有萬金油麼？

阿升 少奶奶，我怕沒有。

露茜 頭疼片呢？

阿升 更沒有。少奶奶，我去給您拿一塊冷水浸過的布來好嗎？

露茜 唉！不用。我見了冷就怕。

阿升 熱水浸過的好嗎？

露茜 不用，我見了熱也怕。

阿升 那麼？

露茜 因為我昨晚睡得不安，就是這個緣故……唔，我好了，你自己去吧。

阿升 是，少奶奶。（下）

（露茜正預備坐歇一忽，電話鈴聲忽作。）

露茜（憤憤地）又是什麼人？（她摘下話筒）噲……是的，是這兒……你是那一位……可是歐陽小

姐……我不是……不是的，告訴你我不是的……我不知道……我當真一點也不知道……對

不起……（她掛上了話筒）這真討厭，在這裏連十分鐘的休息也不能得到！

阿升（上）少奶奶叫我嗎？

露茜 我沒會叫你，剛才才是電話鈴响……隨牠去吧，我已經回過了。

阿升 是的好。

(維嘉由寫字間出來。)

維嘉 阿升，你去把寫字間收拾一下，把那個單人牀舖暫時收一收起。

阿升 是。(下)

露茜 您已經換過衣服了。

維嘉 是的呀！這樣換一下，讓他老人家看起來舒服一點。

露茜 您的話不錯。

維嘉 露茜，戲就得開場了，您得……唔，剛才彷彿聽見電話鈴响。

露茜 是的。

維嘉 給您的嗎？

露茜 不是，給您的。您不在這兒，我便給您回了。

維嘉 很好！無論……總而言之……誰的電話我都不想接……也許他們還會給我來電話。

露茜 那是一定的，他們一定還要給您來電話。

(大家沉默片刻。)

維嘉 好天氣，真是清朗，您說可不是？

露茜 對呀，這是大家可以公認的好天氣，真是清朗，您說可不是嗎？她說完嗤笑了（一下）

維嘉 什麼事使您好笑。

露茜 就是您。

維嘉 有趣得很！但是爲什麼？

露茜 不要做這個樣子，老實告訴您，剛才來的電話不是她……

維嘉 我不懂呀！

露茜 別裝傻啦！告訴你：剛才並不是歐陽小姐的電話。

維嘉 這是什麼意思？

露茜 您既然不明白，那麼當我什麼話也沒有說就是啦。

維嘉 唉！露茜，您不能這麼猜疑我！我誠實地告訴您：我和她的中間，什麼事情也沒有的！

露茜 您這話多可笑！我幾會猜疑過您！並且這也關我什麼事！

維嘉 不，露茜，您不能那樣！歐陽茉莉是一位很有風趣的女子，她很能幹，我和她雖然相當熟識，可是

我們兩人中間却的確……

露茜 （打斷維嘉的話，微笑）好了，您不用和我辯論什麼，我現在有什麼權力來過問您這些事情，請您

放心吧！

維嘉 露茜，您應該相信，我雖然和她熟悉，但我決不是她的情人！

露茜 但我也可以告訴您：據我所知，您是她唯一的意中人。

維嘉 天知道！誰告訴您這話！我再向您聲明一句：這女子目前不是我的情人，並且以前也沒有做過我的情人，以後更永不會做我的情人！

露茜 您何必費這麼大勁替自己辯護。

維嘉 唉！

露茜 這有什麼好嘆氣的？

維嘉 因為您正在創造一個奇特的未來境界。

露茜 請您不用管未來境界吧！——尤其是我的！

維嘉 好吧，隨您的意思想去，可是我却坦白地向您說明了。

露茜 坦白地說明！您還記得從前：您總藉口某種必要和她們往來，和她們接近，同時您又要我對她們表示好感，表示敬意，我當真相信您，可是結果……

維嘉 結果也並沒有什麼呀！

露茜 天知道！

維嘉 但是你從沒有一點表示。

露茜 因為我那時太信任您。

維嘉 這個並不成問題。

露茜 這才是福氣！

維嘉 您瞧，我們又走到那個無法解決的爭論裏來了！

露茜 不是已經解決了嗎？

維嘉 但那是誤會的！

露茜 過去的別提了。即以眼前而論，從昨晚起，您爲舉動也簡直使我不能滿意。

維嘉 我自己並不覺得。

露茜 請您想一想：您既然答應了我們來扮演這齣戲，然而您却一點也不來幫助我，鼓勵我，陪伴我一回，却反想出一個法子，使我過了一個可怕的夜晚和一個可怕的早晨！並且不僅昨天夜晚沒有回來——這層是您的自由，我可以不管——今天又到這時才回來，並且連一點抱歉的意思也沒有表示，只空空洞洞地稱贊我的手帕！請您自己想一想，您用這種不誠懇的態度對我，怎麼能減輕一點您所加給我的痛苦呢！

維嘉 露茜，慢着！請您別一口氣說得太多啦！倘使您昨晚沒有睡得安穩，那只好請您自己負責！而且我還可以告訴您，我昨晚也是一夜沒有好睡，然而責任却不在我。

露茜 哦，那麼誰呢？

維嘉 您！

露茜 我麼？……怎麼是我呢？

維嘉 您昨天乾脆地催我出去，我因為覺得您的地位是相當困難，所以我雖然曾經挺身自荐給您幫忙，留着陪伴您，但是我到底不敢固執，匆匆地出去了。這完全是您自己的設計，千萬不用怪旁人！請您自己思量思量吧，我可沒有冤枉您什麼。而且我還可以告訴您，自從昨天看見您以來，我把我的生活都給擾亂了！

露茜 您的生活真漂亮！

維嘉 我還是那個老樣子。

露茜 既然如此，那麼您就在這時推卸不幹，也不算遲呀！

維嘉 然而我已經答允了您。

露茜 不要緊，反正這種事我也永不會再幹第二回啦！

維嘉 那麼您也在懊悔？

露茜 不，我不懊悔，我永不會懊悔自己親身做出的事情。

維嘉 唉！露茜（電話鈴聲又作）唉！真麻煩！旁人真應當使我清醒一會兒！（他摘下話筒，陡然把牠擱在茶几

上，不去聽牠）我在家中簡直想靜坐十分鐘也做不到，真是要命的事！

露茜（低聲）留心點，我父親來了！

維嘉 那麼，我們接着幹下去麼？

露茜 自然。

維嘉 肅靜！

（尹崧甫從廳門上。）

維嘉（奔到岳父面前，熱摯地）爸，您來了！您老人家果然來了！

崧甫（執住維嘉的手）維嘉，你……

維嘉 爸，您真健康！露茜，你說可不是麼？

露茜 維嘉，你說的話不錯！

崧甫 我是一直都好的，你可好？

維嘉 我和露茜也一直都好的……爸，我們盼望你好幾年，這次您果然到了。

崧甫 可不是！

維嘉 您可以在這裏多住幾天麼？

崧甫 我打算……多住幾天。

維嘉 唉，這真難得！（他頗驚似的停頓了一下）唔，爸爸，您帶了什麼新聞來沒有？

崧甫 唔，新聞我可要問你們有什麼新聞？

維嘉 我們這裏是什麼新聞也沒有的。

露茜 我們差不多沒有一點有興趣的事情。

崧甫 誰說沒有，誰說沒有！你們都走到我這兒來，讓我仔細瞧瞧你倆。露茜，把你的頭伸過來給我瞧瞧。瞧，不大好，你操心過度啦！你們得告訴我，你們都很舒服麼？

露茜 是的，您看見呀！

維嘉 （同時）是的，您看見呀！

崧甫 很好，很好，這真使我快樂！維嘉，昨晚我來的時候，你不在家，可是……

維嘉 （幾乎是搶着說）爸，您說的不錯，昨晚我是去參加一個公司的聚餐會。

崧甫 可是一個進出口的公司。

維嘉 唔，一點不錯。

崧甫 經營得發達麼？

維嘉 很賺了一點錢。

崧甫 （向露茜問）他回得很晚麼？

露茜 不算晚。

崧甫 幾點鐘回來的呢？

露茜 兩點鐘回來的。

維嘉 (同時) 四點鐘回來的。

崧甫 什麼？什麼？

露茜 (向維嘉打了一個暗號) 四點鐘回來的。

維嘉 (同時) 兩點鐘回來的。

崧甫 你們聽吧！……你們兩口子商量妥當再說吧！幾點鐘回來的？

維嘉 (瞧瞧露茜) 三點鐘回來的。

露茜 也好，這算商量妥當了。

崧甫 你們兩口子有點怎樣？你們倆彷彿都有點糊裏糊塗的樣子！

維嘉 爸，一點也不。

崧甫 這就最好！我麼，我是歡天喜地的。竟有兩年沒會看見自家的親人了，這真太長久，太長久啦！維

嘉，你瞧，我不知道你何以隨她把頭髮剪成這個樣子？

露茜 這是我的自由，他不能反對。

崧甫 瞧吧……你真是敢作敢爲。

維嘉 她是很能敢作敢爲的！

露茜 這是由爸爸傳給我的。

崧甫 維嘉，你一切都由她麼？

維嘉 非這樣不可……

露茜 哦，一個男子漢，那會計較這些小事，

維嘉 露茜，你不用這樣說，我不是什麼事都照着你的意思做麼？

崧甫 你們住在上海怎樣消遣呢？可常到外面去玩兒麼？

露茜 也常出去。

崧甫 噯。

維嘉 有時也不常出去。

崧甫 唔，是的嗎？

露茜 我們半個月以前還到杭州去玩過一回。

維嘉 坐汽車去的。

崧甫 唔，杭州麼？那是一個多有趣的地方！你們住在那一家旅館呢？

露茜（低聲向維嘉）葛嶺飯店。

維嘉 我們是住在葛嶺飯店的。

崧甫 那是一家最富風趣的旅館，以前我是他們的老主顧。那個看門的老頭子還在那兒麼？

維嘉 還在那兒。

露茜 他很強健，差不多是返老還童啦！

崧甫 奇怪，有這樣的事！

維嘉 爲什麼？

崧甫 因爲有人告訴我，說他已經死了！

維嘉 沒有吧？

露茜 這……也許不會吧。

維嘉 多可憐的老頭兒！

露茜 也許是的，讓我們仔細想一想。

崧甫 你們既然半月以前還看見他，這就是沒有死。

露茜 唔，您知道，我們上回確曾看見一個看門的老頭兒。

維嘉 也許是另外一個老頭兒。

露茜 一個看門的老頭兒，總是一個看門的老頭兒。

維嘉 穿了旅館的號衣，我們總分不清楚。

崧甫 對呀！……你們在那兒玩得痛快嗎？我猜到你們又得和從前一樣，做出些瘋頭瘋腦的事情！
不是嗎？

維嘉 （向露茜靠近一點）爸爸，我們都還在年青時代，自然我們得像情人一般，幹些有趣味的傻事。
露茜 （退讓開去）也許是的。

維嘉 你別用在爸面前害羞啦！

崧甫 好得很，我猜想你們一定過得很幸福的。

維嘉 （又向露茜靠去）爸爸，你真是有高見。

露茜 （繼續退讓）爸的主意不錯。

崧甫 好吧，我們來談點正經事情。孩子，我得告訴你們：我不打算再回北京去啦！我已經把那邊的事情結束，我把那邊的住宅也賣啦！我現在已經有六十五歲的年紀，我應該獲得安靜一點的生活，我不想再做什麼事情，這次我到漢口去也是去結束一些事務，回來的時候，我就打算住在上海了，這樣一來，我可以有你們倆在我身邊。

露茜 這樣簡單麼？

崧甫 可不是，我什麼都交給人家了。

維嘉 有人接手麼？

崧甫 自然有，一定有！我早經寫信去關照過，只要等我一到什麼都解決啦……維嘉，你不是要做這
個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了麼？

維嘉 還沒有。

露茜 也許靠不住。

崧甫 有什麼靠不住，我猜想十一成裏十成靠得住。

露茜 但願如此。

崧甫 那時候，得搬一個家，找一所更體面一點的住宅，我的住宅就可以找在你們的旁邊，這樣我們
就可以天天見面啦。

維嘉 那麼爸可以和我們一起住。

崧甫 好雖好，可是我怕你們嫌煩。

露茜 爸，決不會的。

崧甫 那也好，就和你們一塊兒住。

露茜 爸，那時我們多高興。

崧甫 那是一定的。

露茜 爸，您這次帶了一點什麼來給您的女兒？

崧甫 噢，我幾乎忘了，有，我就去拿來。

露茜 爸，這是我說說玩兒的。

崧甫 真的，我帶着一點給你，你不用走開，等我去拿來。

露茜 那就等一會……

崧甫 我立刻就來！（下）

露茜 你相信他什麼都沒有看出來嗎？

維嘉 我覺得沒有。

露茜 我們能夠做到底嗎？

維嘉 我們總得做去。

露茜 仰仗，仰仗，這是你的道德，你真是了不得：有天才，有能耐！

維嘉 真的嗎？

露茜 我佩服你的一種鎮靜的本事！我覺得你很有自信的決心！可是我……我已經有點乏了。

維嘉 我也佩服你的巧妙，可是我得告訴你，你還要留心一點！

露茜 你覺得我有破綻麼？

維嘉 我們還得勇敢一些。

露茜 老實說，我已經沒有昨天的結實了。

維嘉 那麼我們把什麼都招了吧。

露茜 你不想想，我們已經演到這裏，難道我們要半途毀了麼？

維嘉 但是你却演得不够真實！你知道，要他老人家相信我們相愛，一定得讓他獲得我們相愛的印

象，而你却老躲在角落裏！

露茜 你叫我怎麼辦呢？

維嘉 拿點魄力出來，在從前的紀念裏搜索一下就得了！你瞧，當我每次向你跟前移動的時候，你總退讓開去，這是什麼道理！

露茜 沒有吧，我記不清楚了。

維嘉 好吧，我們又得重新演了，你非留心不可！

露茜 我一定勉力！

維嘉 令尊來了，快點，露茜，努力吧！（他抱着露茜接吻）

露茜（低聲）你別過火！

維嘉 爲了真實，請你……

露茜 你……

(尹崧甫上)

崧甫 (看見他倆摟抱着)這，很好，很好，我就喜歡看見你們這樣子！

(露茜怕羞地躲開)

維嘉 爸爸，這……請您……

崧甫 沒有什麼。(轉向露茜)露茜，你過來，我給你帶了一點東西來了。

露茜 爸，什麼東西(走近去)

崧甫 你看，你喜歡這麼？

露茜 爸，圍巾，一條多麼美麗的圍巾！維嘉，你說怎樣？

維嘉 真出色！有說不盡的美！

崧甫 你願不願接受我這一點小禮物？

露茜 我謝謝爸爸的賞賜。

崧甫 可是，慢着，我想問你要點東西，和你交換。

露茜 什麼？爸爸儘管說。

崧甫 我，很想做外祖父。

露茜 (嗤笑) 爸，別開玩笑。

崧甫 怎麼是開玩笑，正正經經的。

露茜 立刻麼？爸爸。

崧甫 你們結婚七年了，到現在，連一個孩子也不讓我看見，你們想我還能等得及麼？

維嘉 六年，爸爸。

露茜 不是的，維嘉，爸爸說的不錯，是七年，其中有一年，你大概忘記了。

崧甫 你連你什麼年代結婚都忘記了！光陰在舒服境界裏，自然過得很快……總而言之我責成你

們給我一個外孫。

露茜 自然呀，爸爸……我們一定得……

(阿升上)

阿升 少爺，唔。(他連忙縮住，並且笑嘻嘻地瞧露茜披着圍巾。)

露茜 阿升，你說可好看？

阿升 再美也沒有了！

維嘉 什麼事情？阿升。

阿升 外邊有人送封信來，要等少爺的回音。

維嘉 拿來我看。

維嘉 (他看完了信) 阿升，你去告訴他，我明天會到他那兒去。

阿升 是。(下)

崧甫 維嘉，你可以告訴我，是誰的信麼？

維嘉 是一位老主顧。爸，您拿去看看，替我出點主意。

崧甫 (看信) 有這樣好笑的事情！

露茜 爸爸，請您說說看。

崧甫 一個丈夫得罪了他的妻子，妻子提出和他離婚，他來問維嘉可不可以向她妻子討饒乞恕。

露茜 爲什麼會得罪他夫人的呢？

維嘉 因爲他夫人偷男人。

露茜 是事實麼？

維嘉 自然是事實。

露茜 這男人簡直是個混蛋！

崧甫 維嘉，你怎麼回答他呢？

維嘉 我的意思讓他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露茜 我看，你可以指示他一點辦法。

崧甫 我看，維嘉還是去勸他夫人饒恕了他吧。照我的經驗，這種事情總是這樣結局的。

維嘉 倘若我勸他離婚呢？

崧甫 那你一定把這主顧斷送。

露茜 倘若他以後遭了不幸呢？

維嘉 因此我覺得只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

露茜 但這是你不負責的表示。

崧甫 露茜，我的孩子，你得知道，每個家庭總有些笑話的，我們不能把那些小事情看得太認真了，經過時間的溶化，牠自會漸漸淡薄下去。自然像你們的家庭是一個例外，我不能不誇獎你們，尤其是維嘉，你近來居然著作了作品啦！

維嘉 您是指那一冊……

崧甫 一點不錯，我最近把你寄給我的那一冊「婚姻的悲劇」讀完了。

維嘉 那只不過是……

崧甫 你別對我謙虛，這的確是一本感動人的著作，我讀的時候，常常因牠妙處而感動得流出淚來。

露茜，你總讀過的吧？你以為我的話可對？

露茜 我的地位很不說話。

崧甫 然而不妨發表發表你的意見。

露茜 這總算是一本可以注意的書。

維嘉 請你不用這樣說吧。

崧甫 何必謙虛！你所描寫的人，你都認識麼？

維嘉 不，都是我隨便捏造出來的。

崧甫 這就更好了。旁人一定弄不清楚。我會親眼目擊像你書裏所描寫的一樁事，這女子至今還

活着。

露茜 是誰？

崧甫 你的表妹蕙珠。

露茜 她又怎樣？

崧甫 在北京。你覺得她幹得乖巧麼？

露茜 我不覺得她做得怎樣笨。

崧甫 哦，不用再說了！她垂着眼淚回家，她鬧了一陣，使大家都厭她了。半個月之後，她只有一個「重

新轉去」的辦法，你想這多麼可笑！

露茜 這是一個可憐的乏蟲，算不了什麼。

崧甫 一個婦人丟掉她的丈夫，總是一件沒有想仔細的事情！

露茜 即令他在外尋花問柳，也是一樣麼？

崧甫 那也要看情形而定。並且說不定裏邊還有一些誤會。像你的表妹這樁事情，我用了許多口舌才把她說服，讓她饒了她的丈夫。

露茜 您這樣做了麼？爸爸。

崧甫 你的爸爸自以為這樁事情做得十分出色。

維嘉 她饒了他麼？

崧甫 自然，否則這就太傻了！

露茜 我倒不覺得。

崧甫 你又沒有在她的境界，你以為你的表妹沒有錯處麼？

露茜 也許她也有一些錯處，不過我可斷定她丈夫的錯處也一定不大。

崧甫 那是當然的。

維嘉 我以為真正有錯處的人本來不多。

露茜 也許如此。

崧甫 我的孩子，你的脾氣和你的母親一樣，你母親是一個富於感情而聰明渾厚的人……她常說一個人愛了那一個，便常常能原諒他……她從前是很愛我的。

(阿升上)

露茜 阿升，又有什麼事情嗎？

阿升 外面有一個想和少爺講話的客人。

露茜 誰呀？

維嘉 阿升，你去告訴客人，我沒有在家。

阿升 少爺，我已經這樣說過，但是這一個客人一定要見您。

維嘉 爲什麼？

阿升 這個客人知道少爺在家，並且知道得很的確，所以非見您不可。

維嘉 我在這兒會親戚，什麼人我也不見！

阿升 這句話我也說過，我不知道怎樣辦才行。

維嘉 這究竟是誰？

阿升 這是……

維嘉 誰？你說吧！這兒並沒有什麼祕密，你說吧！

阿升 少爺，這客人就是歐陽小姐。

（維嘉和露茜都覺得驚訝。）

維嘉
露茜 （同時）哦。

崧甫 歐陽小姐，可是和北京的歐陽部長是一家？

維嘉 是的，她是歐陽部長的姪女兒。

崧甫 哦，那麼她是歐陽部長兄弟的女兒了。

維嘉 是的。（對阿升）阿升，你出去對她說，我已經出去了。

（阿升下）

崧甫 大概這是一件很麻煩的承襲遺產問題吧？

維嘉 可不是。

露茜 爸爸，維嘉很關心她的利益。

崧甫 這個我很相信。一個律師就應該盡力保護他的主顧的利益。

維嘉 可是很有點麻煩。

崧甫 爲什麼……我從外面聽說，這位小姐長得很美麗，可不知真假？

露茜 (活潑地) 異常地美!

維嘉 異常地美,是的,倘若大家定要這樣說。

露茜 不對,維嘉,她原是生得很漂亮,你也斷不會說是我們故意稱贊她。

維嘉 我並沒有說什麼呀!

露茜 這位小姐畢竟是很討人歡喜的……

維嘉 也許,她的確有一點引人的嬌媚。

露茜 維嘉,你不用說不公道的話,我,我覺得她很美貌。

維嘉 無論如何,旁人總不能說她醜。

露茜 那是自然,不過也許你比任何人都更能發現她的美處。

維嘉 我怕你的譏諷會落了空的。

露茜 我是很公道的說法。

崧甫 孩子們,你們還是有一點不甚和洽的樣子。你們難道還沒有把吵嘴的日子過完嗎?

露茜 維嘉永遠和我的意思相反。

崧甫 這是一定的事!然而仔細想來,你們的意見總還是一致的,這次都是我的一句話引起你們吵

嘴!你們願意和解麼?

露茜 天知道！維嘉這人，我太知道清楚了！

崧甫（向維嘉）你呢？

維嘉 我太過相信我的妻子了！

（阿升上）

阿升 這位女客非見少爺不可，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辦，她說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維嘉（發怒地）你願意說我出去了麼？一個人說自己沒有在家，旁人就應該懂得這個意思！阿升，出

去，說我不在家！

阿升 是的，少爺。

（露茜自進臥房去。）

崧甫 維嘉，你就會會她吧。這不過費你五分鐘的時間，你不必因為我的緣故妨礙了你的職業。

維嘉 不必，不必，我請您老人家不用這樣說。

（歐陽茉莉上。她大約二十四五歲，容貌美麗，態度很矜持，可是姿態不類一少女，似乎是一位飽經世故的少婦。

阿升呆呆地在一旁瞧着，隨後悄悄地下去。）

茉莉（她不會瞧見尹崧甫，只向着維嘉）好呀！從今天早起，我給你打了三次電話，可是老沒有回音，所

以我才勉強走進這驕子，您不怪我麼？

維嘉 小姐，請您讓我介紹我的岳父，他是剛從北京來的……（崧甫立了起來）這位是歐陽部長的令媛，歐陽茉莉小姐，是我的長主顧。

茉莉（頗露驚慌，向崧甫鞠躬）老先生……

崧甫 小姐，巧得很，我剛才正和我女兒談起您的事……

維嘉 對呀。

茉莉（臉上頓然失色）令媛也在這兒麼？

維嘉 是的。

崧甫 我從北京動身的那天，得知令尊大人去世的消息，但是因為我已經定好了車票，而且還約定
了人家，所以來不及去弔唁就上車了，這真是萬分抱歉的事情。

茉莉 我謝謝您。

崧甫 小姐是剛從北京來麼？

茉莉 是的，我到了沒有幾天。

崧甫 可是爲了遺產問題？

茉莉 這……（望望維嘉）是的是的……

（阿升上）

阿升（低聲向維嘉）少爺願意過來一會麼？

維嘉 不成，要等一會兒。

崧甫 這有什麼要緊，你儘管去吧，我在這裏陪伴歐陽小姐。

維嘉 您答應麼？兩三秒鐘，我立刻就過來。

（維嘉下）

崧甫 小姐這次碰到這一樁最悲痛的事情，我非常同情您，可是時間總會過去的，小姐也不必過度的悲痛。維嘉是一位能幹的律師，他一定會替您把事情辦得很妥貼，您預備在上海住多久？

茉莉 也許不長久。

崧甫 您要維嘉跟您到北京去跑一趟麼？

茉莉 不必的，我只不過……

崧甫 維嘉和我的女兒正在商量搬家的事情，他們也就要到北京去了。

茉莉 什麼？他們要搬到北京去麼？

崧甫 一點不錯，因為我一個人住在北京太寂寞了，我要他們去和我做伴。

茉莉 就動身麼？

崧甫 大概沒有幾天的事情。不過，請您放心，關於您的事情，他一定會辦妥了才走的。

茉莉 既然這樣……（她立了起來）

崧甫 不，小姐，您不用擔憂，我知道維嘉的脾氣，他是一位最有責任的人，在他沒有把事情結束以前，決不會半途而廢的……

茉莉 好的，謝謝您……

崧甫 您怎麼啦？您不大舒服麼？

茉莉 （她重新坐下，並且靠在椅子背上）沒有什麼，不過有點頭暈……我向來有這個毛病……謝謝您，現在已經好了。

崧甫 我去把維嘉找來。

茉莉 （堅決地）請您不用費心，隨他去吧……不過我要請您對他說……對他說我就要動身出——
趨遠門……就在明天……在動身以前……我不能和他再會……並且請他不要忘記……您願意給他說麼？

崧甫 一定，請您放心，一會兒我就給他說……可是您的遺產問題……

茉莉 這……不必談……請您不要忘記告訴他……

崧甫 您不用着急，我一定代您轉達……再坐一會麼？

茉莉 不了，我就走……

(茉莉站起，崧甫過來扶她下。不久維嘉上。)

維嘉 (以為客人還在) 對不住，對不住……怎樣？他們都走了！露茜，你在那兒？(露茜上) 這個樣子真沒有辦法！

露茜 也許還有更糟的時候！

維嘉 令尊把我們送到一個不能支持的地位上去啦！

露茜 我們應當給他把這個黑幕揭開！

維嘉 我們連一分鐘都不要耽擱！

露茜 這是唯一無二的辦法。

(尹崧甫上)

崧甫 啊，你們已經在這兒！先頭你們在那兒去了？

露茜 (彷彿很勇敢似的) 爸爸，我應該給您說……聽吧……

崧甫 慢着，孩子，我也有話要對維嘉說，並且我要先講，因為倘若我這時不講，一會兒又要忘了。聽吧，你那個女主顧要我告訴你，說她就要出門去了。

維嘉 怎樣，她出門去麼？

崧甫 到那兒去，她沒有說出來，可是她說時候要很長久，請您替他格外留心她的承襲遺產事件。

維嘉 她的遺產事件麼？

崧甫 千萬不要疏忽了這件事，沒有旁的了，露茜，現在輪到你了，你有甚麼話說？

露茜（不知所措）我……我不知道了……爸爸，您可以問維嘉……

維嘉 我……

（阿升上）

阿升 午飯已經開好了，請去用吧！

崧甫 維嘉，究竟是一件甚麼事？

維嘉 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崧甫 快樂的麼？

維嘉 哦……不是的。

崧甫 那末等吃完了午飯再談吧。不快樂的故事，會把我的胃口都要變壞了，並且我也很餓了，就去吃吧。（向露茜）孩子，你給我預備些什麼菜呢？

露茜 我預備了幾樣爸爸一向歡喜吃的菜。

崧甫 那好極了，我們就去賞識賞識吧……你們在前頭走。

（維嘉和露茜服從地在先頭走進去了。阿升却牽住了尹崧甫的袖子。）

阿升 老爺。

崧甫 (重新回轉了幾步) 什麼事?

阿升 老爺, 這兒有點不對勁。

崧甫 什麼不對勁?

阿升 這兒兩口子, 老爺。

崧甫 哦, 維嘉和露茜很不對勁麼?

阿升 是的, 老爺……(他長嘆一聲, 停了一會。)

崧甫 混蛋, 我早已知道! 我就是爲這件事情到這兒來!

阿升 哦, 原來老爺已經知道!

崧甫 走吧, 你在前面走……

阿升 那麼, 老爺……

崧甫 你在前面走, 我給你說……(同下)

第三幕

原书空白

時——同日午飯後

景——同前

幕啓時，阿升正在着手佈置飯後的茶具，尤媽從飯廳中出來。

尤媽 阿升，你得趕緊弄好，他們快喫好啦。

阿升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來打攪我！

尤媽 我是好意來知照你一下，還說是我來打攪你！

阿升 你以為我會不知道麼？我正因他們就要出來，所以在趕緊預備呀！

尤媽 你預備些甚麼茶？

阿升 這裏只有紅茶，少爺是不喝龍井什麼的。

尤媽 那就有些糟！我曉得老爺是不喝紅茶的，小姐也只愛喝清茶。我記得少爺從前也是喝清茶的。

阿升 但是你知道，自從少奶奶一離這兒起，我們的少爺就改喝紅茶啦。

尤媽 這又爲甚麼？

阿升 這倒不大仔細，反正少爺不喜喝牠就是了，你別來噲噉！

尤媽 好好！我不管，停會兒小姐……

阿升 我們這兒拿不出龍井，怎麼辦呢？

尤媽 去買呀。

阿升 來得及麼……今天只好將就一次，明天再去買。

尤媽 明天？

阿升 甚麼難道沒有明天了麼？

尤媽 你不明白這是一個暫局麼？

阿升 我不相信！少奶奶既已回來了，她自然就會在這兒住下去。

尤媽 阿升，你想錯了，我知道我們小姐的脾氣。

阿升 也許你的話不錯。可是對於女人的一般性格，我却比你有一點研究。

尤媽 哦，你難道也和女人談過戀愛麼？

阿升 爲甚麼沒有！而且不止一次。

尤媽 現在她們在那裏呢？都和你脫離了麼？

阿升 可不是！她們都離開我了！

尤媽 你希望她們再回到你的身邊來麼？

阿升 不，我沒有那個希望。

尤媽 那又爲甚麼？

阿升 因爲他們都是跟了人跑的。

尤媽 倘若她回來了，你還要她麼？

阿升 我立刻把她趕出去！因爲她們沒有回來，我纔饒恕她們……但是像這裏的少奶奶，那情形就

不同……

尤媽 真的麼？

阿升 自然！因爲她並不會做過對不起少爺的事情，即使一時有點不對勁兒，可是日子一久就會淡薄下去，她會懷念她所離開的人和一切事物，因此她就……

尤媽 快別說啦，他們大概就得出來了。

阿升 我得告訴你，你應該相信老年人說的話！

尤媽 你的話？

阿升 不，尹老爺的話。

尤媽 怎麼？他老人家已經知道了麼？

阿升 可不是！他剛才告訴我，他是特地爲這樁事情才到這兒來的，他的意思，以爲他兩口子仍可言歸於好。

尤媽 當真麼？那真是太好啦！……

阿升 （做一個手勢） 噓，噓……

（尹崧甫偕維嘉露茜同上。）

阿升 （等他們坐定，分別送了茶過去） 老爺、少爺、少奶奶，請用茶。（和尤媽一同下）

崧甫 （笑嘻嘻地） 你們這頓午飯，真豐美極了，孩子們，真是豐美！

露茜 爸爸，您真是客氣。

崧甫 我的女兒，你真會開菜單，這些菜差不多都是我平日最愛吃的，維嘉，你愛今天的飯菜麼？

維嘉 好極了，我十分歡喜牠！

崧甫 我們瞧，今天的天氣可不是頂好的麼？

露茜 （同時） 對呀。（大家默靜一刻）

維嘉 爸爸，請喝茶吧。

崧甫 （望望茶） 這茶……我怕太濃了一點。

露茜 （也看了看） 什麼？維嘉，這是紅茶麼？

維嘉 是的。

露茜 你不知道爸是不愛喝紅茶的麼？

崧甫 那也沒有關係。我記得維嘉從前也是不愛喝紅茶的，可不是麼？

維嘉 爸的記性真好，但近來，我却專喝紅茶了。

露茜 阿升！

（阿升上）

阿升 少奶奶有什麼事吩咐。

露茜 你可不可以去泡過幾杯龍井茶？

阿升 （望望維嘉）這……

崧甫 不必了，何必再糟蹋茶葉。阿升，你去把牠和一些開水，沖淡一點。

阿升 是。（他重新去沖好了分給大家，下。）

露茜 爸爸，還嫌濃麼？

崧甫 差不多了。我年青的時候，也是專好喝紅茶的，而且越濃越對勁，可是後來年紀一老，漸漸兒覺

得不大合胃口了，喝了濃茶的時候，心頭的跳動會劇烈起來，據醫生告訴我：凡事不要過度，尤其不要受刺戟，紅茶的刺戟相當利害，他勸我最好不喝牠。

維嘉 爸的身體不是挺健康的麼？

崧甫 這是你不知道吧了，我是不過虛有其表，看樣子還挺結實，其實已經大不如從前了。我也許已經到快結束我這生命的時候啦！

露茜 爸爸，這是甚麼話！

崧甫 說說要甚麼緊！人的生命決不能當真會咒得死的，我的年紀雖然已經老了，但我決不相信那些迷信。人的生死完全決定在自己手裏，我現在唯一的希望還想跟你們過一些時候有興趣的生活。

露茜（勉強地）是的。

維嘉（忸怩地）是的。

（默沉片刻）

露茜 爸爸，您要抽雪茄烟麼？

崧甫 我自己有。

露茜 爸爸，還是抽我們這裏的吧。——阿升！

阿升（上）少奶奶。

露茜 你把雪茄烟拿給老爺。

阿升 是。

崧甫 (點着烟) 我真高興，孩子們，你們備了這麼名貴的雪茄烟給我抽，又喫了你們這樣的好菜，這真太舒服了，要不是漢口逼迫着我去，我真願意一輩子和你們在一塊兒了。

露茜 爸不是說就要回來麼？

崧甫 回是就要回來的，可是……天下的事情往往會出人意料地變化，我回來的時候，是不是還能像今天那麼愉快呢？

露茜 爸爸，這……當然和現在一般。

維嘉 爸，您難道以為……

崧甫 好吧，我不和你們談這些。(沉默片刻) 我們還是談點正經話吧，你們剛才要向我說些甚麼話？

露茜 這在甚麼時候？

崧甫 在午飯以前。

維嘉 在午飯以前？

崧甫 對呀，你那件不快樂的故事。

維嘉 我記不起呀！

露茜 我也簡直想不起來呀！

崧甫 既然如此，不用談了吧。（他立起來踉了幾步，彷彿在思索什麼，停會，走到鋼琴旁邊）孩子，你近來還常

彈琴麼？

露茜 爸爸，是的，我常去弄弄牠。

崧甫 你肯彈一曲給你爸爸聽聽麼？

露茜 （立起）當然可以，爸爸喜歡聽甚麼曲子？

崧甫 讓我來選一個給你。（拿起琴譜回到座位上翻閱。）

（沉默片刻。）

崧甫 有了，這裏有一支「鳳還巢」意思倒挺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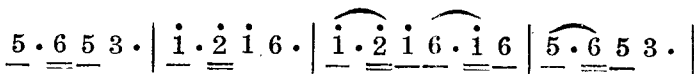
露茜 這是一首電影裏的插曲。

崧甫 那齣電影就叫「鳳還巢」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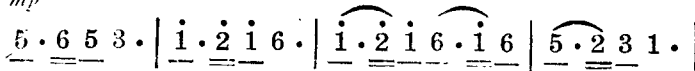
露茜 爸爸，正是。

崧甫 好，露茜，你就給我彈這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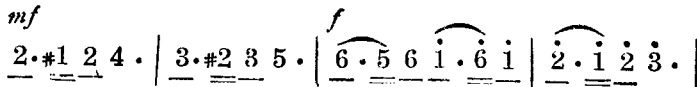
露茜 （點頭）哦。（走到琴邊，開始彈，邊唱。）

B^b調 鳳 還 巢6
8詞 另 境 詞
錢 君 甸 曲*Andan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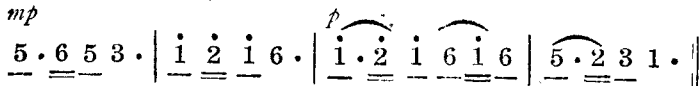
1. 逝水流光，二度花芳，綠鬢朱顏不久長。
2. 麗日催花，輕風梳柳，瑤池緩步攜纖手。
3. 月缺還圓，花謝還再，海潮時去還時來。

mp

心慵意法，神思惘惘，寶匳塵滿嬾梳妝。
細語綿綿，情意悠悠，不羨神仙羨鴛鴦。
年華冉冉，青春不返，人去何方費疑猜。

mf

思君憶君，夢魂牽縈，如煙歡樂最堪傷。
爭奈好景，不能久留，風波乍起忍分投。
若得重逢，細訴衷懷，無限舊恨盡拋開。

mp

過去情懷，欲遣難忘，獨對斜陽空斷腸。
一分恩愛，萬種哀愁，愁似江流永不休。
你憐我愛，恩情重栽，從今了却相思債。

(露茜歌唱畢)

崧甫 孩子，你的歌喉真不錯，要是當初你爸把你送進音樂學校，也許你現在是一位頂括括的音樂家啦。維嘉你說？

維嘉 我也這麼想：露茜的確有點天分，她能學一門精一門，就說她的辦事才能吧，也可當得起「幹才」兩個字，就像這個家庭，您看她治得多合適！

露茜 爸爸別聽維嘉的瞎說，他平常就專指摘我辦事遲鈍，缺乏機智，此刻在爸爸的面前，却又瞎恭維起我來了，我不愛聽。

崧甫 孩子，你彷彿專想和維嘉鬧彘扭，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露茜 可是爸爸彷彿專幫着維嘉來向我挑戰！

崧甫 這可太冤枉啦！你們兩個人，我是都歡喜的，我總盼望你們一直度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使我這年老的爸爸放心。露茜，你的性格我是挺仔細的，你有點固執和剛強，不大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至於維嘉，他是男子漢大丈夫，他自然也得有點自尊心，他每天忙着他的事業，也許缺少一點對你的溫存。不過照我看來，你們兩個人都是極上等的材料，都可以做點事業出來的，所以你們的性格方面雖然有一點細微的參差，可是大致總算是非常合適的，你們這樣的結合，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去。你們還記得當日向我要求允許的時候麼？我最初是並沒有很快答允你們，那就是

因為我對維嘉的認識還不夠明白，後來我們多接近了幾次，我就理解了維嘉的才能和性格，我認爲和露茜的結合，並沒有什麼不合適，因此我就完全同意了你們。（突然轉變成嚴重的語氣）可是現在，我覺得你們兩人都是混蛋！

露茜 爸爸，甚麼？……

維嘉 爸爸，您的意思我不明白。

崧甫 我的意思，你不明白好我再向你們說一遍，你們兩人簡直成了混蛋！

維嘉 呀！……

露茜 爸爸，您的意思究竟……您不能說得明白一點麼？

崧甫 我老實告訴你們，自從這二十四點鐘以來，我什麼都覺得了，都看見了，你們以爲我真是老糊塗了麼？我是十分地忍耐着，我要看你們這種虛偽的舉動到什麼時候才停止……

露茜 甚麼，爸爸您難道已經……

崧甫 孩子，我請你不用再裝佯吧，半年以來，甚麼事情我都曉得了！

露茜 甚麼事情？

崧甫 就是你們的混賬故事，真是見鬼，我希望你們別再在我面前裝神弄鬼了，我告訴你們，我一切都明白了！

維嘉 爸爸既然已經知道，我們也不想再瞞您。

崧甫 瞞有什麼用！中國有句老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們難道連這一句話也不知道麼？你們的這種故弄玄虛，究竟是什麼主意？

露茜 我們……我們爲怕使爸爸不高興，所以纔……

崧甫 纔要在我面前來演戲？

露茜 這也無非是……

崧甫 省省吧，我所要看見的是真實，你們要是果然替我着想，爲了安慰我這一點剩餘的生命，那你們得用事實來給我看，我這次不是爲了來看你們做戲才拚這老命跑幾千里路到這裏來！這可算是你們真的對我的孝心麼？

維嘉 爸爸，請您別這樣說……

崧甫 我爲甚麼不說！我的生命也快走到盡頭了，我還希求些什麼！你們難道要我做糊塗蟲一直到死去麼？好狠心的孩子！（很感傷地）

露茜 爸爸，我們不再騙您了，我們要在您面前完全招供出來。

崧甫 好，你說！

露茜 爸爸，維嘉和我兩人，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着極遠的距離。他的性格和我完全不同，我不能接

受他的這種性格的表現，我們兩人沒有相同的嗜好，因此使我們無法過着共同的生活！我倆差不多時常要爭論，有時爭論得非常劇烈，和吵架一般，爸爸，請您老人家替我想一想，你的孩子難道能永遠承受這種痛苦的生活麼？我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決然地要和維嘉分離，維嘉，你的意見不也和我相同麼？

維嘉 嗯，正像你所說的。

崧甫 就是這一點意見麼？

露茜 這還不夠麼？爸爸，您是瞧得見的，目前我們固然不和諧，日後也永不會和諧，因此爲了減輕雙方的痛苦，只有分離的一途！

崧甫 好一個堂皇的說法！和諧！和諧！你們以前結親的時候，不是很和諧麼？爲甚麼後來會漸漸和諧起來？這不是你們自己應該負這責任麼！我這次到這兒來，並不是來裝小花臉，和你們一起來串戲！我並不想引用道德或法律來向你們說教，我也並沒有用一根繩子硬把你們繫結在一處，倘使你們覺得不能互相親愛，那麼就直截的分離吧！

露茜 我們已經這樣做了！

崧甫 胡說！那兒有這件事！你們目前既然都在這兒，那就證明沒有做！

露茜 那無非是爲……

崧甫 爲甚麼？

維嘉 爲了您老人家！

崧甫 爲我？爲我這孤老頭兒！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種蠢漢！把自己的幸福來演戲，把情感作爲玩物，目的只在欺騙像我這樣一個老年的廢物！

露茜 爸爸，您這話多麼使我難過！

崧甫 難過有甚麼用？我需要的却是真實！從前我給了你們真實的同意，現在也要你們給我真實的懺悔！

維嘉 可是我們誰也沒有錯處。

露茜 爸爸，您難道以爲我們有罪過麼？

崧甫 你們這樣把幸福來串戲就是錯處！就是罪過！我告訴你們：人類的生命是極短促的，尤其是青春時期，是全生命中最短的一個階段，然而牠却是一生中最寶貴的階段，倘若浪費了牠，那就永不會再回來了！你們現在把這寶貴的階段來鬥氣，來做給人嘲笑的材料，你們以爲值得麼？我喜愛你們，我要看見你們都有福氣！自然，我是尤其願意你們在一塊兒團聚，過着共同的幸福生活；倘若這是做不到的事，那麼你們就分開享福也好，但是無論如何，總盼望你們都有幸福！這是我對你們唯一的指望！

露茜 我們的分離就是爲着各人的幸福！

崧甫 那也好。可是維嘉，你不是需要一個妻子麼？露茜，你不也需要一個丈夫麼？

露茜 唉，爸爸！

崧甫 甚麼，難道你害怕這些字眼麼？傻孩子，即使你不願意再和維嘉同居，你總也不能不有一個丈夫的呀！

露茜 可是這……

維嘉 請您許我陳述一點真相……

崧甫 不用，你即使不說，我也挺明白的。可是我要提醒你們一句的，我們中國的社會還不到怎樣新式的地步，你們要想專抄西洋的方法來解決事件，往往會弄成四不像的。你們難道見不到這一點麼？

維嘉 我們是見得到的……

露茜 我們並沒有呀……

崧甫 你們既然雙方都不願意遷就一點，那就乾脆都各爲自己打算吧，然而却又要在我跟到裝面子，這是很矛盾的辦法。我就沒有看見過這種不中不西的解決方法。

露茜 這次我們是特地爲給您老人家看纔暫時又合在一起的。

維嘉 她已有她的住家了。

崧甫 這好得很，但你們知道，我這次特地來看你們……

露茜 那是爸爸的慈愛。

崧甫 完全是爲你們！

露茜 爸爸，難道您以爲我們要使您心痛麼？

崧甫 唉！說到我的心，我的心！請你們不用談我的心吧，你們只要多理會一點你們自己的心就得了！

露茜 唉！倘若我們早知道您老人家不會因我們的分離生氣，那麼我們……

崧甫 這是你們的自由，我的孩子們，千萬不要因爲我礙住了你們的事，我讓出一塊自由的園地給

你們走，痛快点做吧！（沉默片刻）可是我還得向你們重說一遍，這次因爲我的緣故使得你們重

綬，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你們都得仔細反省一下，不要再弄錯第二回了！否則就得失敗兩次：

……是的，失敗兩次過去的事都不算要緊，重要的是將來，將來！你們聽清了我的話沒有？幾點鐘了？

維嘉 您的時候很多……

崧甫 （從衣袋裏摸出錶）已經快四點了！我一定要誤點了！

維嘉 怎麼您上那兒去？

露茜 爸爸，您不是……

崧甫 我要去趁輪船呀！

維嘉 上漢口去麼？

崧甫 可不是。

維嘉 何必這麼匆忙就走。

露茜 這不是您把我們丟在半路上麼？

崧甫 半路？那裏是半路！無論到東到西到南到北，都由你們自己去選擇走，我不能對你們再多說一

句話了！等到你們商量決定以後，你們可以發一個電報到漢口去告訴我得了。

露茜 畢竟您非走不可麼……但是幾時再可會見您？

崧甫 我早說過了，等到十天半個月以後，在維嘉或者你的家裏……

維嘉 可是……

崧甫 （笑了一下）唉！我不願意再參加這齣戲裏表現了，我已經把想到的意思都告訴你們了，你們

應得把我的話仔細想一想，你們難道還是小孩子麼……維嘉，你的車呢？

維嘉 牠在門口等着您。

崧甫 謝謝，我立刻用了就打發牠回來。

露茜 我們送您上輪船。

崧甫 千萬不要！我最怕人家送我。倘若有人接我，還不要緊，但是有人送我，正和押解我出境一樣，使我忍受不住。再會吧，我的女兒，再會，維嘉，放心吧，幾天之後再見！你們離婚，或者仍舊同居，隨你們選擇。半個月之後再見吧。

（崧甫下，隨手關上廳門。維嘉和露茜互相瞧了一會，隨後維嘉忍不住發笑。）

露茜 你有甚麼開心？

維嘉 這齣戲可以閉幕了，我是弄得疲乏之至。

露茜 我更覺得有點糊裏糊塗了。

維嘉 你願意休息一會兒麼？

露茜 不必，回頭回到我家中休息。（大家很疲乏地沉默片刻）我昨晚一夜未曾閉眼……

維嘉 我昨晚是在一位朋友家裏打牌，一直到今天早上亮。

露茜 還不都是爲了他老人家。

維嘉 這是你的好計算。

露茜 誰知道他是知道了的。

維嘉 我也並不怪你。——可是現在他已經知道了，以後我們打算究竟怎麼辦呢？

露茜 唉！這不是明明白白麼？他既已知道，而且允許我們運用我們自己的意志來解決，那可以說從

前所担心的障礙沒有了，再沒有甚麼事情來阻礙我們的道路了。

維嘉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仍照原定計劃進行。

露茜 可不是麼？

維嘉 那麼我們那一天進行我們的辦法呢？

露茜 我覺得越早越好。

維嘉 好，就算商量定了；我的律師從明天起就可和你的律師接頭，我用不着向你認錯了。

露茜 我也不敢向你道謝。好，這算是一件結束了的事情，說來也真奇怪，一件事情只要大家不把牠混攪的時候，牠便立刻成爲簡單了。

維嘉 一年以來，這算是我們倆的第一回意見相同的事。

露茜 這是不能忘記的日子。

維嘉 唔，我已經記牢了！我說倘若我們不曾結爲夫婦，我們一定能成爲兩個很要好的朋友。

露茜 這也許是做得到的事。

維嘉 也許能夠成爲兩個情人。

露茜 這到不能說一定了。

維嘉 爲什麼不一定？我說到末了也許我們終久一定結爲夫婦。

露茜 現在我們本是夫婦，可是我們只有離婚。

維嘉 唉！那是你的任性。

露茜 我的任性？請你多想一點自己吧。

維嘉 你一年以前就跑掉了，我可沒有什麼。

露茜 那是因為你的行為使我無法再忍住下去。

維嘉 那是你的誤會。

露茜 有什麼誤會！我不是看見了你許多信麼？

維嘉 那就是你的不對，你不應該拆我的信。

露茜 拆不拆信有甚麼關係，我總不見得冤枉你。

維嘉 其實，這是為我業務的必要，我沒有什麼實際的行為呀！

露茜 這是你的狡辯。

維嘉 即使有這些事，也並沒有妨礙我對你的愛情。

露茜 那麼這些事難道就是你給我愛情的證據麼？我倘若用同樣的辦法給你還禮呢？

維嘉 我只能得到我應當受的。

露茜 現在你卻說出這句話了，從前你的論調卻不一樣的。

維嘉 你做的事卻更壞一些，你跑掉了！

露茜 我們儘管翻那些舊賬幹麼？

維嘉 你說得不錯。（沉默片刻）唉，要是從前我們都講一些道理……

露茜 我請你休息休息吧！何必再費那些精神。

維嘉 不行，我現在倒不想休息。我想請你答允，今天和一個新的夥伴同吃夜飯。

露茜 和你麼？

維嘉 爲甚麼不是？

露茜 老實對你說，這是不行的。

維嘉 倘若我向你說：「露茜，請你仔細想想，現在并不算遲，請你留在這兒吧！」你不笑我麼？

露茜 我一定會笑。

（這時門外喇叭聲）

維嘉 我們的車子回來了。

露茜 爸爸已經跨上輪船啦。

（阿升入）

阿升 （送一字條給維嘉）少爺，這是車夫交給我的。

維嘉 (看字條) 唔，是爸爸給我們的。

露茜 有什麼事麼？

維嘉 你自己看去。

露茜 (一邊接條一邊說——) 也給我的麼？

維嘉 主要卻是給你的。

露茜 (看完條) 他老人家真是不怕麻煩。

維嘉 他說：「請你們多多體會剛才的那支歌曲。」這是甚麼意思？

露茜 我也不明白。

維嘉 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他是希望我們仍舊和好的。

阿升 少奶奶，老爺的意思是準不會錯的。

露茜 我們已經商量定了。

阿升 怎麼商量的？

維嘉 就是……我們離婚！

阿升 那可不好呀！這豈不是和老爺的盼望剛相反麼！

露茜 我也沒有辦法！反正他老人家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故事，他也不會再受刺戟的。

阿升 可是小的說要果然是把事情做了出來，我怕老爺一定會受不住的。

維嘉 露茜，自從這二十四點鐘以來，我彷彿已回到從前的境界裏去了，我們雖然明明說是在做戲，可是我幾乎已經是忘記了這一點了，我自信我已用了最真實的感情，露茜，請你想想，我們要是能夠永遠這麼演戲下去，我們豈不是已經獲得幸福了麼？

露茜 可是等到一說明我們又回到實際的生活裏去，我們一定又要感覺乏味了。

維嘉 我是不這麼想的。

露茜 這是一定的！因為等到我們把生活方式確定以後，我們又要使出老脾氣來了，因此所得仍舊的不幸福。

維嘉 我們是可以改良的。

阿升 少奶奶，少爺的話不錯的，大家改一點良就成啦。

露茜 我怕是不成的，正因我們說明在演戲，所以維嘉做得那麼善良，因為在戲裏是無法使出自己的個性來的，但倘一旦把演戲改變為實生活，各人的心裏都存了一種担保的念頭，於是就無法……

維嘉 要是你所說的是真實，那我們就不妨演一輩子的戲！

露茜 可是誰有這麼長的能耐！而且，維嘉，請你清一清頭腦，你別忘了你的那位膩友，她見了這種的

解決方法不會氣死麼？那不是你殺了她麼？

維嘉 你是說茉莉麼？她已經走了！

露茜 走了麼？這真太容易了！你對這一點真沒有自知之明，維嘉，這算完了麼？難道因為我父親在你離開客廳時所說的兩句話就會把你們倆的關係折斷了麼？難道你的殷勤，她的柔情，我往日的眼淚，都不算數麼？這真是開玩笑！難道你和她的中間，沒有一點關係能把你倆重新維繫住麼？

維嘉 我從前只愛你一人，這是你知道的事。

露茜 這件事我看得很明瞭！

維嘉 唉！我請你不要譏笑！

露茜 爲甚麼？這真是怪事！

維嘉 以前我也許有些錯誤，可是現在我完全明白過來了，我的熱病已經治好了，請你住在這兒吧！

(阿升悄悄退下。)

露茜 我不相信你……

維嘉 露茜！

露茜 從頭一次經驗所得的痛苦，我不敢再試第二次，信仰心已經不見了……雖然你說得也使我

感動。

維嘉 那麼？

露茜 不成的，隨你怎麼來說，你是達不到使我降伏的目的！一年來我已經平心靜氣的想過，所得的結論終是叫我們彼此遠遠的離開。

維嘉 那是你謬誤的推論。雲霧既然散了，天空自然又是蔚藍的。我自問我真愛你！

露茜 不，不對；要說我也愛你的話，那是因為你能使我痛苦，信用消滅了的時候，愛情……

維嘉 你現在說得那麼強硬！可是昨晚也到了不能自主的地位，我睜得很清楚。

露茜 我在昨天沒有進門的時候，我異常感動，這是實在話。

維嘉 你看！

露茜 我自然也有點憂悶，因為我不知道向着甚麼走，我也希望能夠重新獲得真正的愛情，可是實際上却辦不到了。

維嘉 這是不對的！

露茜 我現在很高興了，一年來我已經醫治好自己，所以 you 以為我還是當日的我，這真是做夢吧！

維嘉 我並沒有這樣想，因為我也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

露茜 雖然你說得很動聽，可是我聽了毫不受感動。

維嘉 這是你心懷不平的原故。

露茜 這是從欺騙中所得的教訓！從前我等候着跌到你懷中，並且那時候我早覺得你本身不及我紀念中的你那樣好，可是我却隱忍着，我拚命編造許多我們愛情的故事，而你，却一點也不感動似的，每天晚上帶着一種我所不知道的香水味兒走進我的臥室，我爲着免得喊叫，才把牙關咬緊，一直到了我忍耐不住的那一天！人類的忍耐性總有個限制！我忍氣站了起來，我自己就走出去了！

維嘉 露茜，那是我的錯處！我抱怨我自己，你罰我，你罰我，這是很容易的。

露茜 不行，這是已經遲了！我們的愛情已經磨滅無餘了！

維嘉 從習慣上看來，愛情是可以重新發生的，並且，那些錯處我並非唯一的罪人，你也和我一樣！

露茜 我麼？

維嘉 的確的！我的造成這許多錯處，一半都是由你的提倡。

露茜 甚麼？

維嘉 倘若我不覺得你那樣和平，那樣相信我，幾乎目空一切，我那裏會繼續我的過失呢！

露茜 和平？這是我的無用吧了。從前我很相信你，那是不錯的，但到後來，因爲你的種種行動，痛苦和

疏遠在我心中一天一天地加重，我雖不和你吵嘴，可是我的心裏……

維嘉 但這就是你的錯處，你應當稍許使我覺得，換句話說，你應當表示一點醋勁兒。

露茜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隨牠去！無論如何，我不會成一個鎮日哭泣支持到死的人！我到世上來，既不是來做尼姑，也不是來做蠢才的！

維嘉 你到世上，是爲着和我過活的。露茜，我還說最後一回，請你住在這裏吧！除了我，你沒有救濟了！露茜 沒有救濟好，維嘉，我盡我的力量，盡我的聰明，去想個證明你這話的錯誤的法子。（連忙拿起大衣）再會，朋友！

維嘉 露茜（把門口攔住）你走不出去！

露茜 我發誓要走出去！

維嘉 不能！

露茜 你大概瘋了！

維嘉 瞧我吧！這一定過不去！

露茜 你用強迫手段留住我麼？

維嘉 不然，從從容容的。

露茜 這個能持久麼？

維嘉 畢生。

露茜（冷笑）哼！我老實告訴你，這已經遲了，太遲了，我永遠不能在此過活！

維嘉 可是我一定要你留在這裏

露茜 不可能，不可能，一千個不可能！

維嘉 你反正出不了這扇門去！

露茜 你竟敢用這種強迫手段麼？

維嘉 我敢！

露茜 你簡直是……強盜！

維嘉 隨你的意思。

露茜 你簡直是無賴！

（正在此時，廳門突然推開，歐陽茉莉突入。這時空氣緊張，形成片刻的沉默。稍停，露茜冷笑一聲，提起大衣向廳門走去，但被茉莉阻止。）

茉莉 請你慢走一步。

露茜 怎麼？你這是什麼意思？

茉莉 你別誤會，聽我說幾句話。

露茜 我什麼話都不想聽。（作欲走狀）

維嘉 露茜！

茉莉 不你一定得聽！

露茜 我走了，讓你們痛痛快快地談。

維嘉 露茜！

茉莉 維嘉，你也不要誤會。尹小姐，請你明白，我並不是來找維嘉談愛情的！

維嘉 那麼……

茉莉 一切我都已明白，剛才你們的談話我也聽得幾句。

露茜 你竟偷聽我們談話？

茉莉 那沒有關係。因為我聽見你們的談話以前，我早已作了決定。

露茜 你有甚麼決定？

維嘉 歐陽小姐，我請你別再……

茉莉 你不用怕，這是我最後一次來見你。

維嘉 你是說……

茉莉 我剛纔接到了家叔的急電要我立刻動身。

維嘉 你是要到……

茉莉 那你別用問！我反正即刻要離開上海了。

露茜 歐陽小姐，你既然已聽得了我們的談話，你就應知道我們兩人之間的感情是已經完了。

茉莉 你們的感情不大調和，我早知道。在今天以前，我也許有點錯誤，我不應該和維嘉太接近，可是有一句話，我得向你聲明，我決沒有想奪去維嘉對你的感情的意思。

露茜 然而維嘉對你不也挺好麼？

茉莉 也許是的。不過這是我的一種錯誤的估計。

露茜 你是說，維嘉對我已經沒有感情。

茉莉 一年以來，也許是這樣的。

維嘉 茉莉，我請你……

茉莉 你別害怕，我不會再參加你們這感情的圈子裏，我是要說，感情這東西是和歷史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的。你們結婚已經有七八年，雖然沒有生下孩子，可是究竟過了這些年代的共同生活了，你們的生活裏已發生了種種不可磨滅的聯繫。所以表面上是可以因為時間一久彷彿覺得平淡一點的情形，然而那種潛伏着的感情究竟是根深蒂固了。要說一種新發生的感情竟能奪去那原來的舊情的話，除非那個人沒有天良，不知感情為何物的浪蕩子。維嘉還不是那種人，他雖然也想找點新刺激，所以和我表示好感，可是我聽見他剛才對你說的話，知道他對你的感情已經復活起來了，這是自然的事，尹小姐，你應該相信他的話。

露茜 歐陽小姐，我很佩服你的見解，可是你……

茉莉 我是毫無關係的，這是我自己的不審慎，幸而還來得及，沒有製造更大的錯誤！

維嘉 (忸怩) 我很對不起你……

茉莉 沒有什麼，因為今天早晨我發覺尹小姐回到這裏來了，我就決定我應該走的路了。

露茜 歐陽小姐那是你的誤會，我的回到這屋子裏來，不是爲和維嘉恢復感情，那是因爲……

維嘉 露茜，請你別再提……

茉莉 我不管你們什麼理由，反正因了你們重新見面使得彼此的感情重新恢復，那總是極好的事情。

露茜 我覺得你的犧牲太大，維嘉是不應該……

茉莉 不，請你別用提這些，我過去的愛維嘉，那是我的自由，今後我要斬斷這情絲，也是我的自由，我要走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你能接受維嘉的願望。——好，再會吧。

露茜 歐陽小姐……

維嘉 茉莉……

茉莉 好，再見，祝你們重建你們的新生活！

(歐陽茉莉自廳門下，露茜維嘉目送之。)

維嘉 露茜……
露茜 維嘉……

——幕下——

(全劇終)